



澤堂集
列三廿九

序引跋記墓誌

廿九

~16
2384
6



和
2384
10-6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五目錄
序



劉生枕流臺詩卷後序

曹觀甫詩稿序

澤堂叢玩序

家禮剝解序

草塘集序

陳北溪字義後序

玄洲遺稿序

穀谷集序

澤堂先生別集

別五

目錄



澤堂集
隋煬南幸圖後叙

引

書贈李直夫按察赴嶺南小引

跋

性理大全抄跋

裴博士家藏畫篋跋

李留守松都雜記後跋

東岳集跋

字訓書跋

天命圖說跋



澤堂叢玩跋

金鶴峯海槎錄跋

親禮問解跋

書紳兒北行日記後

記

水心亭記

和順東軒記

宴超齋記

永言堂記

舞雩亭記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五
記書堂舊基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五

序

劉生枕流臺詩卷後序

吾拙業晚進不獲早交當世名能文詞者近乃自覺
單陋來京師數月求有以就正焉則向者所歆豔諸
薦紳佔畢先生淪喪太半其存者或以貴顯隆盛門
陛深峻非有職事不可得而暱也方竊自悔惜斯路
之狹而淺鮮之靡托也一日劉叟希慶以東岳叔父
書抵余余得接識之劉固善為聲詩得王孟體格餘
力學士喪禮為人敦厚柔直絕去詩人儂厲習氣在



澤堂集
澤賤中致大名不虛也又其所與交皆累朝以來風雅之秀也為余道其平昔從遊之樂諷議之羨使人亶亶忘倦恍如親見其人上下其間也嗚呼是亦足矣抑吾東方文學之士至我先朝號為最盛蓋由風氣晚開法度始備考其高下其類於唐天寶之際耶揚子雲有言士有不談王道者樵父笑之此漢代之盛也今叟特委巷之細微爾乃能用藝文自奮卓越其等伍百千輩與名公巨人較長短得失於毫釐間而或過之則先時化道之所漸染可嘿識已惜吾不及其盛而薰炙之幸叟不貴顯不淪喪白首茅屋

下袖詩卷出無所之乃得相遇而喜相契焉夫可謂良自苦人哉叟又出其所築枕流臺詩文一軸以示余凡劉所蒙識皆有贊述劉作亦什伍其中以其收拾之晚也如蘇老鵝翁崔白諸詩不預焉然已多且旨矣其於劉才叔之蘊水樹之適縱橫敷列燦若寶肆斯文與叟名當不朽余何用贅一辭特叙余求益之緩而以猶及見叟為幸後有幽介之士盍相為嘆之時萬曆丁巳孟夏下浣德水李植書于市北寓舍

曹觀甫詩稿序

曹觀甫少習博士業時時從余作古律詩不甚工也

余頗與爲斤正未久觀甫舉家入洛成進士赫赫有
場屋聲人咸曰曹子近必大貴顯矣而不佞流落江
海暨從役于外尋常行止輒與觀甫相左雖未嘗一
日合亦未嘗一日忘間獨竊怪觀甫才名日盛而特
未脫諸生之列居然八九年矣豈其業之或不專耶
將所謂命運者爲之崇耶何其進之始銳而中蹀耶
往年秋觀甫終外服在京余適逆旅無事得一再相
就紬其篋得所爲古律絕數百篇疾讀數過撫卷而
嘆曰嗟乎此公之所以始銳而中蹀者我夫詩之爲
技不專則不工不嗜則不專專而工焉則於他藝必

不周况其陵轢漱滌昔人所謂真宰讐之者又或操
其間耶今公之詩格以法雅以該清醇而厚完其方
進而未已若笙簧始奏激越堂宇騏驥啓途轡銜挑
舉鸞鳳回翔而太虛無闕也借曰不嗜不專而能致
此者則吾未之信也向使公專力經生業如始舉進
士時必能釋褐通籍爲少年達官已久矣今弱是技
也尚徘徊散班雖年齒未暮顧始初期待者則已過
矣嗟乎以觀甫之豐身碩德克之以世門未艾之福
猶若未免於詩道之累焉况孤根薄相險釁蹇劣如
吾輩者乎雖然觀甫之少蹀業已償其詩債而以其

初本
作令

才學理趣於明經制策可無學而能則方將一舉無
得被其聲於廊廟朝廷以大擅聲譽豈如吾輩謳
吟苦思以終窮者倫也第今觀甫不得前此八九年
為少年達官若可憾於詩者然茲所儲數百篇亦足
以橫厲一時高攀千古則其利害得失之筭以觀甫
之明必能辨之姑書此弁其首時己未菊秋日

澤堂叢玩序

余性不解書由不解故愈不喜鄉居四壁徒立不置
一帖古跡反以省事自諉矣中年謾讀朱夫子書見
有書畫題跋甚多始知聖賢據德游藝不厭賞物有

如此者而乃其評品之旨則不惟分別古今雅俗往
往並舉其人與文權衡去就如以王右軍不書樂毅
報燕惠王書而書夏侯之論為怪又舉劉共甫論魏
武帝顏太師書帖之語有感於忠姦之辨又聞秘閣
有邵康節所書陶靖節誌托友人摹傳曰聞其題目
已覺清氣逼人又嘗亡弘演寺碑本與鄉友賦其事
仍要黃銖子厚隸書其詩曰彼死胡鬼之文何足道
哉如此類非一二蓋亦莫非教也因是竊有欣慕顧
古書蹟未易聚集前輩名家日已凋喪可求者鮮在
嘗欲取瀛洛關建精理名言數十篇博求當世千里

澤堂集
之內賢人才士以書名者楷寫編錄朝夕寓目焉則
庶其少釋平昔僻陋之慙而傳為家寶亦重矣歲辛
未出守杆城過辭同朝數公請以是為贖則或肯或
靳歷數年而僅得若干篇旋遭大難斯文掃地奔波
之餘兒輩幸保此書聯次成卷卷中人大半作古亦
可悲也其有闕漏字句且令床東趙君補寫趙君亦
自寫二篇以足之而卷秩稍完號之為叢玩噫余所
重者人與文文之所載者道也即其書體雖或有不
逮古人名蹟者而取重譬輕求有補于身心則是卷
之傳比之摹臨王趙諸帖顧不勝耶此本朱夫子意

也崇禎己卯冬日澤堂李植汝固叙

家禮剝解序

家禮一書乃朱先生中年丁祝夫人憂在寒泉齋舍
所筆定而旋被童行竊去是時先生有博通大備之
志故且就時所執守而參用俗禮以從簡便且不及
脫藁而佚要為未完之書也是後先生專意通解禮
書故不暇重繹及此易簣之後傳本晚出知舊門人
有未盡識者則是書幾泯而僅存比之先生諸述作
最為微小然自是以後學者所講說尊尚莫先於是
書而皇朝編入性理大全與六經四書集註並頌

之天下遂為垂世大典噫斯文之興喪豈非天哉我
國之尊是書實自近代老師宿儒家自增註窮閭士
庶舉知從事其道廣矣顧其採輯論說詳畧不同長
短互見加以數經兵火篇秩之完者亦鮮矣識者恨
焉吾宗文默軒公師事寒岡鄭先生志專文獻博觀
先儒論禮諸說取其切於証解者撰為二冊其於儀
之為經記之為傳本末源流各極其詳其他僻文奧
義難於造次稽考者殆無闕遺然猶謙晦節遜不以
意見創通於其間可知其達於禮之本矣公歿之二
十餘年仲氏祠隱丈手校寶箴間以示余且屬以題

跋竊意此編幸不泯而行世則其為晦翁之羽翼亦
大矣姑書此以復焉公諱芬字某大提學貞靖公諱
邊之後也少以文行名被薦為王子師傳晚登大科
值世屯難官纔騎省郎中云崇禎庚辰秋杪宗人李
植再拜謹叙

草塘集序

草塘具公諱歲字元裕早用文學登臺省其詩文屢
冠玉堂課製方擬湖堂儲養之選而厄於黨目雖以
扈 聖功令推遷至宰秩而世議益隘遂並其文華
而誥之公且默以書史自娛不復以詞章競於世間

澤堂集
雖應俗爲詩未嘗置艸曰毋爲後人鋟木費也今見其家傳遺稿止此一卷較其平日記識之博才情之美不啻文豹之一斑矣然其詞氣雍容結撰縝密絕無衰季於巧騁奇之態則後之深於詩道者當自識之矣嗟乎公以一傳語臺席之失終身困橫無論一時齟齬者堵立即其曹伍株連之間動以樞機病公者亦衆矣然公忠勤著於板蕩節義彰於昏濁先朝有錄勲之教當宁有褒忠之贈昭于竹帛炳若丹青雖厚誣橫詆之言有終不得掩其實者則文詞之傳與不傳識與不識不足論也植幼少從公學蒙

公提獎最深故郎君僉樞公俾識此卷端是爲序

陳北溪字義後序

陳北溪此書名目不見於本傳亦不傳於我國頃年金學士世濂道源奉使日本始購得之蓋自江浙海舶轉入彼國也時不佞方輯字訓書聞而喜甚亟借而觀焉則乃類聚洛建精微定論附字義以約說爲聖學體認大公案不惟小學童習之書而已也今者道源出按關北將謀梓刻行布故仍爲之校定而歸之噫噫古來性理名義先爲異端譌說所汨而道術遂大亂自子思孟子以後程張諸子繼起而明之至

澤堂集
文公大備而北溪其文學高弟也草廬吳氏輩例以
訓詁精密斥之則此書之作其亦異學之強對乎我
東人方言自異凡性理等字譯解全欠指的喚東作
西認賊爲子者皆由是也幸賴道源之表章此書使
經生學子舉以從事則其爲正學入門之助豈膚末
也哉德水李植謹誌

玄洲遺稿序

昔蘇長公論文以孔子辭達一句爲宗旨說者謂達
者達其意也詞止於達不必宏肆奇麗之爲尚是固
然矣然惟物之不齊理之殊也意有遠近辭有險易

自虞夏商周之文尚有渾噩詰屈之不同况由屈宋
以來六義派分羣軌並驚均之各言其志無關於理
而輪轅之飾致遠虎豹之斑章彩斯不亦文之至哉
國朝敦尚經訓文詞爾雅韓蘇之文以近爲範而秦
漢諸家宏麗之體猶未備也逮隆萬以後作者數公
一大振之惟時繼而和之者有玄洲趙公蔚爲名家
其學於古無所不蒐故其文於古無所不備上蹈兩
漢下藉六朝而不失孔氏辭達之旨旣俯就場屋大
擅屠龍之譽其應製館閣之作皆倚馬立成而一時
諸彥莫之先也世方期以狎盟文園揭旗鼓先多士

澤堂集
而沛有餘地矣不幸仕不遇時浮沈州縣數十年其
有得有喪欣戚不平一寓於佔畢故其出不窮而語
益奇惜其天球弘璧翳鬱於蓬蒿沙礫之間徒使田
氓牧豎見其光怪而疑駭之豈知爲東序之珍照乘
之寶而承奉之哉今有克家二郎君得保遺稿於兵
火之餘叙次爲秩以圖琬琰之傳余每讀而偉之就
評其略騷賦則步驟楚漢散文雜著則格法左馬偶
儷之篇則深得徐庾聲律詩大篇廣韻則杜韓馳騁
之餘也惟近體律絕不甚著工而亦皆奇拔自得不
落宋調摠之光景高朗材幹瓌瑋其縱橫奔放若不

可畔岸而融化屈折各有體裁往往情豔機動境與
神會若笙磬相宣而有遺音噫公之於斯藝可謂富
有之矣至於鄧林時有朽株武庫不無利鋒古今大
家所不能免而後生竅識妄生疵摘若是者公旣已
道然任之矣公之所師友盡一世宗匠最與深者吾
東岳叔父及石洲權公而踈菴任君爲其次公之文
兼有數公之長而無偏至之目可見其大矣植也村
學晚進汨沒訓詁中年雖獲從公遊荷一言之提警
其於古文大家常有望洋之歎自不意承乏負乘血
指詞掖茲豈非世道之慨也今二郎君索以序引殆

澤堂集
是以官而不以學佛頭鋪糞可無忤乎公諱續韓字善述天稟絕人有文武材略其吏能之少試於下邑者焯然有張趙龔黃之風其發於文章者蓋有所本於乎惜哉辛巳初冬德水李植再拜謹叙

谿谷集序

世必有英粹聰睿之資而加之以宏博正大之學然後其發於文詞如紈素之施丹彩泉源之注池沼本末相須華實相副不期文而自文古昔聖賢立言垂世者皆是道也外此以爲文雖竒僻以爲古藻繪以爲華比之偏伯閔統謂是全體正宗則未可也我東

源一作原

人之詩文啓自唐季其始麗縟而已豪傑代有公流泝源至于國朝館閣薦紳先生以經訓理趣爲尚而取裁于韓蘇則典刑備矣近代諸鉅公力去陳言視古修辭追軌乎左國班馬則變化見矣然而本經者蒼鹵而近俗騁辭者鈎棘而類俳求其合而一之融而超之蔚爲一代宗匠而無愧古昔立言者其惟吾谿谷張相國乎公資稟旣異而充養有得神清氣完德符於行早歲蜚英經歷艱險晚更勲名際會出入謀猷而乃其平素所存則專以文學自任其爲學精邃經書而淹貫諸子史上規下逮聚精擷英所蓄

富矣而思不踰格氣不累調其出之也肆筆成章左
右逢源其理則孔孟其材則秦漢其模範則韓歐大
家以至騷賦詩律各臻古人閨奧絕無世俗奇偏釘
鉅之病粹然自成一語於乎公之於斯藝可謂盡
善具美而無遺憾矣公之遺集十六冊曾經公手自
刪定江都之燼什缺其二胤子善澂收拾散稿追
補完秩方入梓于光山而牧使李君恪實相其役斯
集之行豈非斯文之大幸乎善澂以植獲忝牛耳鴈
行屬以糠粃之導噫公非我輩人其所抱負樹立非
斯集所能盡亦何待瞽言僭論而為斯集重也只以

疇昔所講聞於公者揭于諸公敘述之後以備後學
師慕之一助云

隋煬南幸圖後叙

右隋皇行幸圖今為綾川相公家藏鹵簿舟車之侈
靡河渠宮觀之壯麗彷彿當時境界數尺幅面便有
千里意象矣余竊思古人圖畫必左右分寫善惡前
迹以示勸戒國風之不刪鄭衛者亦此意也漢成帝
方與嬖幸宴飲見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為長夜
之飲問侍中班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以衆
惡皆歸之說成帝因此稍廢宴遊復修詩書之業此

猶見畫而知戒者矣高麗忠烈王夜宴香閣見壁上唐玄宗夜宴圖謂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遊宴安可不及明皇自是遊宴益甚此則以可懲者反爲古事所謂人性之蔽亦與古異也北京新破侯家屏軸散落市廛如此等畫本人多見之豈其所尚者不以爲戒而有慕效意耶嗟嗟悲夫煬帝巡遊不返家國俱覆至於父子併命而不相明幸有遺裔今尚族處于南而諱本改籍羞認其祖其遺臭流惡如此而後人不鑑之則惑矣此本方舟闕雕龍錦綵豹尾中闕從騎嬪嬙其視當初事迹百不備一猶使人眩耀心目

且畫品絕妙人物器仗纖巧曲盡生意飛動見今東方無工畫者固不足比而評之卽如前代安可度輩似不及遠矣觀此者當賞其繪事之工而興亡芳臭姑置不論可也

引

書贈李直夫按察赴嶺南小引

丁卯回鑾後植早知國害未已而家族難保欲心妻小奉老親歸耕海山深處而難其地因送從叔葆汝公出守嶺左野城有詩云社稷顛危際封疆震蕩年男兒義當死骨肉計須全聞說真仙境今歸太守賢

孤忠十口累早晚見哀憐云云其後弟甥輩謀於野城西村築堰卜居竟以老親不堪遷次而止今屬再訂闔門幾不免雖欲復追野城之計已晚矣李使相直夫氏出按嶺南臨別索余贈言噫吾儕已爲辱人縱不能死談何容易仍念直夫氏與植生同志仕同朝各有老親同修壽楔其欲擇地奉老之計又同然時義有不容自逸者直夫既縻於藩節而余又迫簡書回朝俱不獲朝夕溫清况望身與偕隱乎仍爲直夫誦此詩而並書所感如右或曰顏杲卿百口殉難陸秀夫驅妻子下海是詩之云得無近於响响孳孳

者乎曰彼二子所處地當爾耳昔文丞相將母行師及其拘紲北行尚以告先太師墓惓惓立後事其於倫理豈不兩全乎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而已處置得好便止以竅命可也直夫氏明知去就是非之分又與余同患故聊爲異其說

跋

性理大全抄跋

右性理大全抄書經始於甲辰仲秋間多作輟至今年乙巳仲春而畢視元本十分而取一也遂分三卷粧橫取而觀之其中繆誤者有五蓋此書大全浩茫

不可涯涘而病不能熟復精擇忽忽一覽之頃就其
意到處抄錄故或有雍齒且侯李廣不封也又當初
覽時身病猶未甚故多取新奇言論以為決科計也
及至病愈痼業愈退無望於閑事則雜取名言之可
喜可敬者以遣幽懣亦見前以眾人後以國士也右
條駁雜或恐其元本之見推或怵於紙數之不足蒼
皇結末略右二條疎由其權衡不定丈尺易差數者之
患左右搖掣又書寫者往往遺漏所抄科段並上四
也為五是以一年潛味未免苟完可惜也然是書大全
三百餘編無非格言至論而不可取舍也今所錄亦

戢戢乎多矣又稍精要如天之福假以年數歸卧田
舍庶入思議也否姑錄始末以識之且為抄書者之
戒焉是書元本主友人申續仲氏也書寫者郵吏趙
忠輔趙文廷也是年仲夏日志

裴博士家藏書跋

裴博士益我出示書篋一軸篆額曰羣臣題名蓋其
先大夫郎儀曹時所作侍宴圖也其下方列名處經
兵亂破裂不可識可識者惟圖耳亦不知為何宴儀
也博士補而箴之要余記一語余記頃者侍今上
勲臣會盟宴三公以下至二品位東西六承旨位南

左右史伏楹外堂下官在庭將士殿上下夾陪伎工
庭奏略與此圖同嘗聞 宣廟尚儉君臣無大宴會
惟進 大號宴羣臣方一大舉又許用妓樂殆是光
國受號時事乎不然不應如是備也自兵革以來
君臣禮宴益罕後進學士不習典章儀注 朝廷有
舉動只憑吏胥口願或推移踈缺安知更數十年不
尤舛訛也我襄氏文獻世家此圖之藏豈但彷彿昇
平文物之盛以聳後來耳目他日司禮氏有所考太
史氏有所採亦將於是乎在矣襄大夫諱應娶仕當
宣廟朝官至牧使博士名尚益戊辰二月念德水李

植識

李留守松都雜記後跋

余觀高麗史所記君臣上下淫僻妖誕之狀甚悉疑
其風俗人材不類古昔及見古都人民類質實敦愿
雖俗好商販亦能勤力致羨逐時而不鬪爭男女不
喜冶遊里閭無倡妓其室廬衣服飲食之制尚守舊
國之遺不隨世以變遷當革除初衣冠之族不從徙
則逋播故其民無門第貴賤之別銓格素鄙夷之然
往往挺出豪傑才德技藝爲一世雄者多矣卽麗朝
人材風俗槩可想見而作史者視爲勝國務存貶剝

澤堂集
則沒其實矣判府事竹泉李公嘗於留莞之歲雜記
前後聞見書爲一冊皆鑿鑿可傳足爲後日監戒雖
異聞竒談非有關於世教則無取也又辨證麗末疑
誣之筆頗愜噫此亦實錄也作麗史者反有所不逮
矣獨恨其所紀者少豈慎密而慮其煩耶竹泉公居
第養閑閱歷世變而神明不衰倘能推此凡例掇記
當世名人才士文物風謠以傳之其人其有功於文
獻豈淺鮮也哉旣已勉公且識之卷尾時崇禎丙子
暮春德水李植再拜

東岳集跋

東岳先生旣卒猶子椿仲木方倅完山亟謀梓行遺
稿植以時艱重之仲木曰正爲時艱故耳若全稿逸
後學何述焉遂殫力僦功而方伯元公子建斗杓具
公景輝鳳瑞府尹具公汝擴端韓公振甫興一前後
相其役數月而訖工凡廿四卷惟末第時作追拾爲
別集二卷未及附刻而仲木以喪去官矣嗚呼先生
抱負經濟材志而早躋於世其所慨然以古文詞自
奮者猶是第二件事業而又不及提衡藝苑儀式儒
林初年僅一當華使暫知外制而罷至於棲遑厄窘
出入賢勞鞍馬舟楫之間感興諷刺發之以聲律者

初本徒下
有然字

乃先生之下駟而世亦莫之先也即諸公所為寶惜
欲壽其傳者夫豈徒哉先生文會傾一世雕龍之評
不無異同以余所耳剽者白沙李相公稱其詩拓基
軒地噓焰爇天颯颯乎正始之音元白以下不論也
滄洲車公萬里雲輅稱其出韓入杜雄拔鉅麗望之
如衡岳無雲洞庭不波九畹李公立之春元常私謂
植曰子敏少與汝章齊名然子敏積學築址由鈍而
銳其詩如黃鍾大呂今非汝章倫輩也先生亦嘗戲
言若以諸君詩比之三國人才則吾為司馬氏矣竹
陰趙怡叔良以為然植於先生從子也徒弟也竊慕

桓譚侯芭之贊楊子略採數家說以證後來公案若
其德行才術出處大致則有傳誌在茲不贅崇禎庚
辰正月上元從姪嘉義大夫吏曹參判兼守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事
李植謹跋

字訓書跋

晦菴先生門人程正思端蒙初輯字訓先生稱以為
一部大爾雅許之之辭也少時見其書不過數十字
一字註各一句甚簡略蘓齋公為諺解或刻板而傳之
今亦不存矣頃歲齋居間與友人說經書每患其曹

澤堂集
於字義而並文義失之因輯是篇以代口講顧兵餘鄉僻載籍未備無以正其踈繆是懼觀者當有以恕之也大槩凡事物莫不有字然以形器而爲名字者舉字指形心目便了若性理等字無形狀方所之可指且本一物而分以爲許多名字前代之註說不一外國之方言亦異非深明字義常自在之則雖終身博誦經書或至於面牆適墮者多矣先生與呂東萊書正說此理故並附見焉已卯九月初吉德水李植謹書

天命圖說跋

秋巒鄭處士名之雲字靜而所著天命圖說舊有板本行世自兵難板燬而傳本亦絕學者但據退溪集中所傳圖本推認位置而不見所爲說故圖亦晦矣余偶從民家得一本適全州大尹韓公振甫方餞其先大夫久庵公文稿余謂久庵談理文字與處士圖說有互發處若並列而行布則後學之幸也韓公肯焉仍念此圖說非處士所自作乃慕齋思齋兩先生之說非兩先生之說乃濂溪太極康節先天趙致道誠幾程子見心學等圖說也又折衷於退溪先生蓋合而一之兼總包舉天人之理備於是矣顧以處士

澤堂集
潛德早世無子孫徒弟以爲之後故世多忽之至以此圖爲出於陽村餘緒吁豈其然乎今幸此本未泯有志於學者果能卽圖考說有所融會焉則當知此書之有益於身心而非東方第二件文字矣惟板鏤紙印以廣其傳習是後人責也處士行業大略有退溪壙誌祭文可考此不並著焉時崇禎庚辰暮春德水李植跋

澤堂叢玩跋

余既抄濂閩訓說之文求當代名人楷法作帙號爲叢玩仍念槐院寫字官等從余服事最久其書務倣

洪武正韻雖爲名家所輕而方正謹密古所未有皇祖同文之教豈偶然哉仍輯古來忠臣賢士性情所發名篇偉作使以其法寫之惟蘭亭赤壁則臨其本蹟亦其流輩中善手也合爲次卷置之几案足令人寓目興感不但書格之可敬也北渚金相每稱寫字官多名筆如李海龍者不下韓石峯而世莫之知以爲可恨又聞中朝士夫家多藏我國咨揭字本以爲寶我人購書則或出而示之王鳳洲有評云紙如截玉字如點漆可見二百年事大之誠我宣廟甚愛此輩書李海龍李福長李景良等五六人以寫進

澤堂集
易經重被激賞其書絕妙今殉之室皇云噫書之爲
藝至此足矣又何必曰王曰趙古今雅俗之強解哉
庚辰伏夏澤堂李植跋

金鶴峯海槎錄跋

世稱鶴峯金公有剛直忠義之節而其使日本聲烈
尤著植自少時已耳剽而心豔之茲者公之諸孫將
以其槎錄抄本入梓行布而金吏部孝仲氏以植叨
忝詞臣屬以題跋則非其任也惟公學有淵源通經
稽古以措之行業其於文章固視爲餘事如植者又
安敢以危言而駢拇其後也雖然誦其詩讀其書不

可不知其人欲知其人不可不論其世今據是編溯
求當時事變寧無慨然尚論者乎當倭難之始兆也
朝野莫不疑懼其行李之遣姑以塞其請而覘其形
非深相信而篤於交也彼方啓其侮狼跳踉百態同
行二公劫劫改操適以恣其凌藉而公以一介輔行
壁立其間截然以禮自持不挫不激使彼心怵魄沮
至自戮其僕以示摧謝則一行之中惟公一人是賴
及其回奏也同行欲文其詘辱之失而張皇已甚公
與之折難雖不免詞語之溢 朝廷初不以此罷備
召寇而勢傾機迫一敗塗地則公且末如之何也已

澤堂集
及公提孤軍保一隅萃渙櫻鋒使敵人有所畏憚而不敢肆則大嶺以南亦惟公一人是賴式至于今彼猶懷我好音慕我聲教非復向時之跳踉凌藉而前後使价舉以公之行迹爲表準雖人品或不逮而乃其不辱君命則均有焉公所謂一國以一人重一人以一言重者至是益信噫君子大居正正其誼不謀其利此豈庸人淺識一時計較之所能測哉觀於是編詩若文詞氣峻整議論明白讀之凜凜可以想見其人傳之東國當爲使臣百代公案先儒所謂有是言則是理明者斯爲經世之文也又何待贅說之贅哉

疑禮問解跋

古所謂曲禮三千者非必其節目之繁以百千數蓋禮之變者參半其中如曾子問一篇本非常行之禮而既預講素定著在方冊則其變者乃常也惜其傳於後者絕少秦漢以來諸儒收拾編纂至于有宋折衷成書其數略備而禮之變者多出於所未講茲豈非後賢之責乎吾東文獻前代無徵禮樂之興實自我朝百餘年間大儒繼出遺文畢集而後衿紳彬彬樂節相益習俗爲之不變今雖兵戈創殘委巷沽喪之家猶秉朱禮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沙溪金先生

學事牛粟兩先正自幼篤志于禮研究講磨至老不
懈知舊門人從而質疑者衆先生博稽有素答問不
窮未嘗師心義起必根據衆說推類比意要歸於定
論凡禮文之變品節之宜殆无遺蘊矣先生既卒長
胤承旨公承德述事哀聚為書今以疑禮問解一帙
將入梓行布其有補於禮經甚大矣植非知禮者徒
以職叨太史見屬以叙略故不敢辭焉然植亦有感
於此者夫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禮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也竊矚先生之於禮也非惟講解而已
固已身履而家習為平生律度故其德崇業廣羽翼

斯文為後學柯則有如此者矣後之人幸毋襲此書
必若先生之躬自踐修方有疑解而知行並進成已
成物之功宜在是矣於乎是豈可易言之哉姑識此
卷端癸未仲春既望德水後學李植拜書

書紳兒北行日記後

甲申七月余以都憲乞暇省墓在砥平東谷將上章
辭職忽被禮判除 命當送質子闔門愁痛親舊致
吊然以質子故不敢避即入京就職是時北京蕩殘
燕薊大饑潘都遠遷主客俱困而 世子捲質子從
行羈寓艱苦比潘百倍一家薪米之費一日數金而

疑下有他
字本有有

不足此則諸巨室所共憂余僑居壁立無田宅臧獲
可嚮家計為最貧兩僮一驢供卯申不遑萬里裝送
為最困紳兒年甫二十三素羸悴多疾常患感嚔口
厭淡食生不識行役其身為最危由瀋抵燕三千餘
里久為荒磧曠無行店新經百萬遷徙沿路草木皆
盡烟火宿食為最艱時當正冬雪深三丈野宿數旬
非不習者所耐其行止為最苦然無可奈何迫而遣
之貸銀布借奴馬粗辦行資住費十不備一旁觀者
為之捫心初與節使崔惠吉金守玄兩公及兵判具
公側子欽約同行欽賤丈夫方強壯多持貨物與紳

為外親尤所倚賴及至瀋陽衙門令使行先發具子
又託妻孕乞留瀋不前皆譯輩以賂厚薄而低昂也
紳獨與朔膳軍官曾所不知人隨散形勢大狼狽九
死十生僅入關門而世子與質子撤還之報遽至
紳承令回馬朔膳軍官與護行胡將仍前進紳又失
同行宿留關門數十日寄寓無所言語不通又關內
經大亂多偷剽殺掠動被色目人侵困其狼狽又甚
尚賴紳也初不沮喪自運心計強飯耐苦避趨有方
又以久留關門故驢馬得少休養扈駕回程諸質
子反有所資借在途五朔計程萬里而一行人馬皆

得全歸前後行人所未嘗有也兒初過關西方伯金道源報書云一行奴僕愚迷無一事可恃弱人獨行恐不能支及過潘指燕清陰遲川鳳巖三相公見其孤危報余書亦大悶傷凡自北先來者皆云其行中返馬力必盡恐不能全家人聽此孰不爪掌切怛始若鬼誑而終若神助何其異耶吾前後與兒書云吾事國無狀國事至此又叨冒正卿致汝此行皆吾罪也然吾平生怕做熱官一味退步又未嘗一念逢世世亦悔且嘗之以此宦途多躓而畢竟致此高位者以文字虛名為祟也然吾於文名尤不自喜從幼至

老未嘗以一句一字求多於人過實之評非吾意也汝在兄弟中又不憚自請而行此順德也上天甚神豈宜以吾嘗而殃汝身恃此而已又占得井之彖辭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噫此豈人力也哉兒行有日記大略備矣後之覽者不無監戒慨嘆於斯故附書其後以存之

記

水心亭記

余歷海右登臨西岳踏沙汀窺龍井入翎島觀十二奇峯西眺大瀛海喟然歎曰壯哉蔑以加矣顧迺荒

絕幽閭無居止臺舍以庇人其斯以為歎乎既還從海道抵首陽南江尋見其所謂水心亭者蓋尹斯文東老所築云亭在海岸陡入處南江受潮汐渺漫淪連環其前左其間連山絕嶼曲渚斷壁殆十數亭邊樹以松篔千株青蒼若雲屯余又嘆曰羨哉佳觀也華構也二難合矣其斯以為甲乎後旬日尹丈以亭帖諸作來示余于逆旅且叙曰噫噫此吾栗谷先生之所樂也先生之未卜石潭也欲居南江者數以無土田而止嘗作小亭扁之以浩然以時挈冠童風咏而歸先生歿而亭亦就燼某以白首老門生畸於世

固久遭亂以來益厭宦遊幸有遺業思就閑曠惟瞻想丘墟若在函丈間粵以某歲遷居起亭于浩然墓之南以寓沒齒山仰之情初非富觀覽而為之也其名以水心蓋取秋月寒水之義用以自儆耳聞君甲我亭盍以一言以揚之余蹶然跽而讚曰至哉誰與茲亭埒者人者地之主也聖賢者人之秀也有地而無人未完也有人而無賢未至也今公擅山海之勝兼荷老先生之遺澤語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小子狂率何足以揚之萬曆丁巳至月下浣德水後生李植記

和順東軒記

昔漢朱邑自桐鄉吏著廉名積官至大司農為漢名臣及病且死遺命葬桐鄉以為民必奉嘗我後卒如其言云德水子曰朱仲卿循吏也然未聞道也夫治民而使民不能忘是伯者效也死又以俎豆煩其民其於道也遠矣吾友東萊鄭君則宰烏城垂十考清淨不撓幾與百姓相忘而治常為湖南最上下書褒羨一縣榮之君則歎然若無與也顧嘗即其衙館之東拓為小軒前俯小郊清川映帶址對萬年山蒼壁竦峙瑞石諸峯環列其外軒前後竹篠敷綠叢梅

交映君幅巾烏几嘯咏其間嘗謂賓友曰吾滯官于茲無勞績可紀惟是溪山之秀風日之美乃余所以久留而不厭也後之人有能會余之心而追余之樂者苟無廢斯軒足矣嗟乎君子之好尚當如是也其高情逸韻豈組綬鈴牒所能係縛而比之仲卿區區求食桐鄉者可異日道也烏城地僻俗淳士民服君教訓有素他日瞻峴首之石表尹公之亭以思咏公之遺德於斯軒亦可卜也

宴超齋記

大凡恒情所處而安則志有所滯性從而泊雖其煩

簡靜躁處地之不同挾冊博奕其歸喪羊一耳山林
遁隱之士處閑曠安素樸自以適志矣然一有所滯
終不免夫汨故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之喻即處富
貴華腴者其有甚焉可知也駙馬都尉玄江公以奕
業卿相家身居戚里位亞台鼎當今人臣榮貴少居
其上者然公若不有諸已自少服儒攻藝以詞翰自
娛居第近木覓之麓嘗即其正堂門側闢齋三架度
書軸畫閣筆硯諸具于左右公退嘿坐翛然若遺外
軒冕而出於埃壒之表一日植造公晤侍竊嘆公早
處榮貴華腴而能不滯其志有如此者仍記道經雖

有榮觀宴坐超然之語請以為扁公喜而許之且命
植說其義然植素不習老氏書愧無以為說或語
曰玄江公素有高趣雖居城闕是其志必常在高山
流水清曠之境是所謂超然者耶曰否是乃程氏所
戒坐馳者也欲無滯於所處反有牽於所慕豈公之
志哉然則何以謂之超然耶曰超然之義惟不滯於
所處而無牽乎外慕者當自得之此正玄江公度內
事余亦可以忘言夫是為記崇禎壬申冬德水李植
藁奉玄江台座下

永言堂記 辛巳

澤堂集
京都東去四十里揚州地境有天掛山以高而得名
西迤為八谷山洞深而阜突鬱葱磅礴即綾城具氏
墓地也葬凡六代儲靈叢社與國咸休國舅綾城府
院君今主之夫人趙氏墓在焉綾城公冢孫名鑑字
重卿甫作堂於其陽扁以永言以寓奉先追孝之意
本綾城公指也重卿生長綺紈習慣珍甘第宅繁麗
之觀專在都內而顧願情典墳雅好泉石常以是堂
為歲修遊藝之所計其一年之間除觀省及他出入
吊慶外皆在是堂可見其好之篤而居之安矣堂規
雖小臨溪環麓花木池沼皆可怡悅重卿專精詞翰

嚼馥玩光方進而未已首作七言近體賦其意詞苑
諸公咸續和之余嘗謂世之溺華腴而厭閑淡者固
鄙人俗狀不足道也其或不然者必欲長往遐舉群
鳥獸而絕人倫其為畔於道一也今所謂永言堂者
即先隴而開泉石跬步家庭而有鹿門佳山之致於
以研究大業以顯厥世是尤孝思之大者余故樂道
其事以為諸公糠粃之引焉重光大荒落兌秋澤堂
李植汝固甫書

舞雩亭記

蔡別提詠而新卜居洛江之雩潭求薦紳先生之文

以志其勝自作歌詞以叙其幽致且屬余狗續亭記
按零潭載國輿志距商山治二十里山之自嶺來者
得江而止窪而為谷即君所宅轟而為峯上下皆石
曰玉柱峯峙而為臺上平可坐曰自天臺皆從土人
舊呼也江之經流遇山巖不能直瀉環洄而為潭深
靜不可測自古相傳下有伏龍故其地雖奇勝清絕
人無敢狎而居之以其舊嘗水旱有禱故得名為零
不知何代事也江中有巨石狀如龜曝故呼為龜巖
峯下有石窟可藏書鼓琴未有名此其大槩而他遠
近點綴朝晡景象見於諸記者可略也蔡君綜博奇

士探青囊秘訣以卜此居直與神物為隣平分風月
共討魚鰕而無所懼此俗人之所不敢爭也其名亭
以舞雩因乎潭也然而蔡君學通九流泛濫而無所
歸宿故殆欲反而求之上溯孔門風詠之樂而尋其
本源乎余意君之先大夫取沂字命君名此豈非先
啓之龜耶夫山水之勝君自有之舞雩之趣君自得
之不暇余一二談也抑余復有所感焉者君之高士
父懶齋公用博學杜節遭遇 明聖主勒銘鍾鼎而
決意掛冠退居咸寧作快哉亭亭即零潭上游也世
傳公坐化蟬蛻然識者以為公之惡流勇退亦神仙

者流也今君始得一命不以進取為念將欲栖巖飲
水龜龍之與友豈非繼志之大者乎嗟乎蔡君得其
所矣先祖之遺則也先君之肇錫也可不勉乎余於
蔡君先世有通家之契少讀懶齋公快哉亭詩竊有
欣慕焉今老矣屬時艱稍定方思引年納祿歸骸故
山雖晚可遂也因君是請勉為之書君其自勉而亦
以勉余哉是為記

記書堂舊基

余再選賜暇三叨主文而以堂番未復假寓書籍於
漢江故尚未見書堂遺址每歎焉今者待罪湖上偶

逢書堂舊吏金國者詢及故事仍與往觀從其指示
而記之以備後考焉堂在山腰距江可一牛鳴地俯
臨之若在戶下溪出左右崖谷凡四泓有巖有瀑水
不旱涸山皆沙石剝赤而舊則松翠覆之舍北一土
峯獨圓秀上有松榭名望湖亭最占湖山之勝不待
贊也正堂通計十二間右有西上房三間前有樓三
間所謂南樓也左有東上房三間前有文會堂八間
有樓有房地勢夷下自東房俯視其宇正堂與東房
之間有藏書閣二間連棟而隔壁其北有報漏室室
之北有別影臺所以記時刻警讀課也西偏牆外緣

巖逕而下架石跨澗引水為蓮塘可數畝有亭三間
北有三重階種花木處也西房牆內有庖厨三間東
牆外有馬厩三間書吏房三間大門一間門下數十步
又引水為蓮塘上有小亭二間以待外客也此亭與
庖厨吏房則皆一間四楹不比正堂諸房樓有前後
翼為八楹而礎石埋沒不能點數故大凡以間數記
之矣金國言盛時賜暇讀書例選十二員分二番直
宿讀書大提學日課所製考第以上之月三宣醞則
有別製有賞格第一賜虎皮次豹皮馬裝胡椒丹木
等物官供朝夕堂員又需索内外官司無敢闕應此

則吾輩習聞前輩亦記之矣金國言堂員皆三司名
官數遷及呈告故常不備番數或三四員而止而例
給一月飯米十五石豆十五石內贍寺日供酒各一
瓶益醬醬蔬菜柴炭稱是乘駟出入粧二方舟以待宴
遊掌樂院供妓樂雖中書舍人司不敢先爭書吏九
口使隸八口皆受料布堂屬臧獲八十餘戶環居堂
側用以代吏隸而收其料布或收柴炭剩價并米豆
餘數藏之別庫如文會蓮亭等役用此為費饌物亦
取此而贍足常釀酒數石不惟內贍供也國之言大
槩皆是矣舊堂吏僕今存者只國一人年八十餘耳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五
龍耳而識未昏指說分明余幸其及見此人按此墓而
隨手記次如右仍竊伏念世宗初以特旨賜暇無
定員無定數吏卒供給無定額而被選之人各自勉
學修辭無敢踰侈乃後設官司定規制其考課若嚴
而養不免侈習不免嬉前後作成之效亦可觀矣目
今太平無象斯文掃地堂之復固未可期設復之當
有以裁之末流之弊可戒也姑識之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五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六目錄

墓誌

右贊成玉城府院君張公晚墓誌銘并序

贈承政院承旨李公明老墓誌銘并序

觀察使谷口鄭公百昌墓誌銘并序

先妣貞敬夫人尹氏墓誌

司憲府持平疎庵任君叔英墓誌銘并序

外舅 贈領議政行玉果縣監沈公墓誌銘并序

吏曹叅判李公景義墓誌銘并序

宋處士禕壽李孺人合葬墓誌銘并序

月沙李相國墓誌銘并序

右副承旨梅湖曹公友仁墓誌銘并序

昭顯世子墓誌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六

墓誌

議政府右贊成玉城府院君張公墓誌銘并序

崇禎己巳冬振武元勳玉城府院君張公寢疾于漢
京盤松里之第 上委太醫診視內藥繼供日遣掖
庭監史審問越十一月某甲公竟不起 上悲悼輟
朝爲之素饌七日中官致吊禮官致祭自襲至葬皆
有司充具明年二月甲寅永定于豐德郡歧村先壠
之左後七年乙亥特 贈領議政謚曰忠定女壻右
叅贊崔公鳴吉與門下諸公謀以爲公之事迹有國

乘在壙中之記宜託質直而寡辭者以稱公之謙德
乃以狀授故從事李植叙其大畧而銘之植竊惟國
家自經龍蛇之變南備倭西北防胡 宣祖大王寤
寐賢能在庭文武爭自淬礪于時公以一書生奮庸
偏郡自結 主知進當方面之寄出入勤勞東西惟
命所至兵精財阜疆場無警 聖上反正之始內
虞未弭外寇方狃即起公爲元帥出鎮西關而大變
遽生肘腋存亡之勢蓋岌岌矣然公提麾下兵不滿
數千鳩集渙散不再旬而大憝就梟中外又安此振
武之功所以與靖 社相先後合壇齊盟與國咸休

中興之業於是爲大雖以時勢之難不無利鈍然自
宣廟改紀以來迄光海之季名臣宿將凋謝殆盡而
獨公屹然爲國干城朝野倚望之重始終哀榮之恩
雖書史所稱古昔大勲全德之臣殆無以復加矣植
又焉用文之謹按公諱晚字好古仁同人曾祖諱哲
堅 贈吏曹判書王考諱季文議政府舍人 贈議
政府右贊成考諱麒禎沔川郡守 贈純忠積德秉
義補祚功臣議政府領議政妣白川趙氏 贈貞敬
夫人公生于嘉靖丙寅某月某甲產時議政公夢斗
星下照趙夫人寢所覺而候之公已誕矣九歲遘痘

澤堂集
疾氣絕家人夢一丈夫扶公旁有老叟止之曰此貴人當立大功於世已而公甦既長聰明俊偉詞業夙成已丑中生進兩試辛卯別試及第權知學諭物論稱屈癸巳改選承文正字俄薦爲藝文館檢閱丁議政公憂服闋例陞主簿遷刑禮二曹佐郎司諫院正言適爲典籍歷侍講院司書陞司憲府持平兼司書以言事忤權貴適由直講出守鳳山時倭寇在境天兵南討一路厨傳大窘守令至見捶曳多避匿村僻而公不離郡舍需接無匱天將皆遜謝而去闔境晏謐上聞而嘉之進秩通政擢同副承旨明年特陞

嘉善以左承旨出觀察忠清道入爲都承旨歷戶曹參判拜司諫院大司諫明年省覲海西會奸人構誣儒賢朝論變更公將入朝揀正大臣有以爲無益而止之者遂引疾適自是不安於朝以奏請使朝燕還拜刑曹參判出觀察全羅道入爲兵曹參判丁未出觀察咸鏡道秩滿復留一年比還適西閩缺朝廷不欲獨勞公白沙李相公特重其任使入探公公欣然請行遂爲平安兵馬節度使至則改定軍制置別隊牙兵其所施設皆可久遠遵守閩延四邑中廢百年奴夷侵占其界公以爲祖宗疆土棄與外夷不何

問此邊臣責也使人徇之且給公牒曰卽有他虞以此示之去果遇虜縛以歸乃出牒示其酋酋曰此官人不可殺間延本鮮地我人居之非也卽撤去丁趙夫人憂服闋出觀察慶尚道丙辰海州誣獄起牧使崔沂以首罪被追親舊莫敢視公邀諸途次議定置辭以此得罪削職黜外久之叙復進秩資憲拜刑曹判書己未深河師覆諸帥被俘西邊大震謂賊兵且至卽以公爲體察副使單車馳往收召散亡移節度營于昌城以塞賊衝添兵繼餉邊情大定進秩崇政還拜兵曹判書時倖門成市而公稍以公道把持由

此權豪側目公知不可有爲乞暇沐浴平山椒井盡室而行仍上萬言疏譏切時政光海見之大怒卽謝病歸通津農舍癸亥始以八道兵馬都元帥起受命上親行推轂禮于西郊手寶劔下榻授公仍大賚將士以遣之公開府平壤節制而已賊适鎮寧邊所將牙兵降倭兩南戍卒萬數千極一國精銳陰結廢朝遺孽表裡和應反形漸露甲子正月因其子被逮殺使者舉兵與明璉父子合軍而東國內大洶會公久病不視事适意輕公公幕屬多辭連賊黨追命相繼适又以謀書恐動由此人各自危事且不測公開誠

布信從容若平日衆乃謹然賊謀爲邏卒所獲公引入卧內披衾示之曰能刺刺我不然盍爲我用其人感泣吐實卽以檄文付之還諭賊中是日李胤緒等四將散軍來歸賊勢始孤公力疾登城以待賊至賊旣恃有內應且畏公不敢迫潛從間路直趨京城公偵之出兵追擊先鋒戰于黃州不利收兵再追賊已先一日程朝廷遣諸將截賊前路皆望風奔潰車駕出幸賊乘虛入京是日公促兵踵進夜據鞍峴平明還賊大戰适等連敗爲其下所斬公清宮迎駕伏路左待罪 上駐駕慰諭還都冊勲超階封玉城

府院君尋拜左贊成罷元帥號進都體察使開府松都兼留守未幾以疾遫歸豐德別墅懇求退休 上下教峻責公惶恐入朝丙寅拜兵曹判書兼都體察使如舊時兵制大毀朝廷議行號牌法公嘗白于上曰埃牌法行國家宜置三軍以士族爲驍良丁仍正甲賤丁爲三手庶幾民不撓而兵額廣矣 上俯首肯之公方提舉其事未完而丁卯春胡寇大至先是朝廷以此胡構亂上國計必不東姑撤添戍西關諸將常防毛鎮作梗不以胡爲慮公嘗爭論不得至是變出倉卒不及召下道兵獨與火手數百人卽日

澤堂集
赴援比至平山賊已陷三鎮諸城不戰自潰朝廷遂
聽虜納款兩司卽論公不能却敵累月不止 上不
得已始下中道之 命慶之扶餘縣冬遇赦放還
命復職牒 上知公功高無罪故遇之加厚將士亦
冀其復爲帥公積勞成疾甲子之變輿疾驅馳左眼
失明再經暴露疾益甚杜門謝事手書已巳春帖曰
吾年六十四布衣榮已極上願退田園次願歸冥漠
此外無所求神明照心曲果以是冬卒公內行甚飭
白沙公家在隣坊每嘆其誠孝平居聲伎滿前若遺
外事務者然及當官莅政斬斬有制規模素定條理

精密明以察隱故威不至虐公以馭衆故惠不至縱
是以令出而人稱便事辦而民不知其行軍未嘗妄
殺一人亦不以私撓軍法故士卒畏而愛之久掌兵
柄門下武士甚衆雖其人品各異而待之一以誠信
賙貧拯急視同親戚事成則推功於人事敗則身任
其咎故人人樂爲之用聞公出征則不待符檄遠近
爭赴南以興鄭忠信始不相協公勉以忠義二將感
激遂約爲兄弟幕中文武或拔自儒素或收諸罪籍
皆以功名顯其他將閫材勇公所獎勵成就者最多
公軀幹魁梧射御絕倫識慮深遠長於策略料敵揣

漫堂集
情人莫能及中年以後聲望日隆而絕意進取爲亞
卿謂家人曰吾其以此終乎爲正卿亦云及躋崇品
常感然曰吾何以至此乎惟早退可無大戾築室祖
江上流自號梨湖主人每休暇輒就居之常有謝傳
東山之志竟以時艱不果立朝四十年口無臧否和
易處衆初不以亢厲爲高人或疑其不置黑白于中
旣而夷考其出處去就之大分則無非抑邪與正歸
潔其身其爲將蓋亦用此道云公再娶皆無嗣前夫
人任氏郡守廷老之女生一女卽叅贊夫人先公二
年卒後夫人全義李氏某之女副室有五男三女長

子爲後者曰歸漢次師漢武科未仕次鳴漢次成漢
昌漢幼女壻吳邦式柳時蕃季女幼孫男女若干皆
幼銘曰猗歟人傑生此王國非文孰經非武昌飭於
皇 宣廟渴賢斯得爰奮下邑屏翰南北蘇羸補敝
士厲財殖不難不悚我疆我域履艱而貞亦旣撝抑
聖孫龍興 宣祖是式授之齊斧紆我旰昃逆豎跳
邊內連蠹賊勢有至難謀無不克亟磔獍兇綏彼反
側 宗旒永寧京邑翼翼哺牲銘券上公齊陟時屬
利鈍非公之忒師言或濫天聽詎惑公拜稽首臣沆
可息 王曰休哉惟卿予力錫之神劑圭瓚玉食胡

澤堂集
不百年岱宗之卽嗟嗟宗公享終名德自昔攸難於
今爲則刻示玄堂穹壤借極

贈承政院承旨李公墓誌銘 並序

司憲府監察李君文柱開國元勳青海君後也嘗宰
砥峴與植有水薤之契旣而同陞諸朝久益相信於
是以厥顯考 贈承旨公行錄示植且屬以壙誌噫
此潛德也不徵則人不信矣然而徵諸先其義烈有
自也徵諸後其操行有傳也則不腆之辭其有不信
者乎按公諱明老字某天性和厚易直敦行孝友率
禮不苟旣早喪妣終已孺慕以次女眉宇間類妣或

對之涕泣伯氏早歿追悼若初終季妹病躬調藥餌
及歿哀之如喪伯氏家自營葬竭力乃已訓誨季弟
子使班已出兒朝夕孳孳膝下外家兵後流播墓祀
或不舉公爲時節展掃如禮舅氏感其誠欲捐臧獲
與之公曰孫而祭祖豈望報乎終不受父友趙公守
倫有儒行橫陷壬子獄親舊不敢顧公獨候于道不
少色懾李爾瞻其外族也公嘗一見歸告于家公曰
觀其爲人必大姦慝絕不復見待親舊一以誠款廉
財利樂賑施遇惇獨貪阨尤矜恤無所愛此其行義
之著者也少力學習藝再舉於禮部而屈中嬰痼疾

澤堂集
廢業年四十五以布衣終以監察君靖 社從功追
贈承政院左承旨始青海君起朔方佐我 太祖平
定南北勲蓋三韓位極一品年未至致政而歸遯迹
柴門曰吾平生多殺伐當爲子孫紓陰禍也其後子
姓繁衍與國同休迄至今未艾然以武進者多貴顯
至大將以文者雖有名率連蹇不遂蓋雄傑之氣尚
類也曾祖諱挺傑有詞藝擅場屋聲旋罹疾廢早卒
贈兵曹參判祖諱沃忠清節度使 贈兵曹判書考
諱麟奇亦以詞翰名竟不第歷仕郡縣至同知中樞
妣宗姓司憲府監察諱敬之女公配清州韓氏參奉

誣之女生一男五女男卽監察女長適昌平縣監趙
滄次適前察訪李重馨次適宗室蓬洲守炯吉次適
黃瑛次適金湛昌平有二男一女男曰伯耘曰仲耘
女適李文行監察及諸婿男女尚幼銘曰韓彭族夷
曲逆世絕青海明知與子房埒詵詵厥後式彰祖烈
或文以名惟武乃達嗟公懿德名翳身詘我銘不昧
昭哉來闕

觀察使谷口鄭公墓誌銘 并序

谷口鄭公德餘旣葬之明歲其家人以墓文屬植且
曰此夫子平日所嘗言則未也公生四歲後余余又

宿病早衰公固嘗以余後事自期余亦以此望於公
卽家人之聞也殆是言乎嗟乎悲哉公旣深知植而
有是言植獨安得默然於此乎謹按公諱百昌本晉
州人五世祖陟始以文學起家官至修文殿大學士
高祖諱誠謹燕山朝官至承旨遇害曾祖諱舟臣以
承文博士殉家難以歿事皆具國乘祖諱元獬選補
光陵叅奉早卒追贈某官父孝成前任同知中樞
府事公清道觀察使妣南陽洪氏某官某女鄭氏篤
於家行承旨公至同樞公皆以孝節旋門其家冠婚
喪祭皆以古禮從事子孫傳受不替公幼習家訓器

度夙成而尤以文章風節著名年十餘舉業已就十
八歲解三場連捷遂升生進兩舍至文科會試亦在
高等考官鄭叅判協認其文憮其早達故黜之公終
身感其意俄丁內艱服闋登辛亥文科選承文院正
字薦爲承政院注書藝文館檢閱春秋館記事官入
史筆踰年書法不隱語頗泄爲奸黨所忌未幾癸丑
禍作光海命史官考出神德王后故事意有所諷
而李爾瞻知館事意氣洶洶其所考出多旁及又欲
盡抄芳碩處置事以爲殺永昌証案公停筆不書曰
上命不至此也爾瞻色怒而不能難公仍引疾解職

是後長秋錮門時事大變公慷慨悲憤累形於言由是羣姦側目必欲置之死地臺彈凡三發止削奪官職公卽退居楊根大灘上以山水文籍自娛時逐臣多寄居上游而踈庵任君爲名論首與公最善往來無間乃有造爲飛語三士八賢之目欲媒藥而起禍者戊午春廢論決同樞公以不叅臺章方論以遠竄而並舉公爲罪先是公舅氏洪君茂績坐上疏攻廢論竄絕島外舅柳川韓公以七臣黜配中道凡欲中傷公者皆謂公從吏其間公之危蓋岌岌矣或勸公且閉門省事公笑曰吾儕只談風月如此而不免命

也奈何于時士夫之鈞黨逼禍者多外比於柳朴以求全柳希亮素與士類相厚人謂之清戚里公獨絕不與交其後希亮果以連結凶徒敗辛酉後黨禁稍解諸賢或放歸自便而公獨傲然無變意家食屢空處之晏如癸亥 聖明反正以禮曹佐郎還朝歷兵曹佐郎知製 教擢司諫院獻納朝野想聞風采而柳川公方以國舅尊重公頗以自嫌辭不就然公議不以是左公曰此乃柳川家翰林非西平家獻納後屢爲獻納弘文館修撰校理選湖堂 賜暇公旣不得每辭慨然以激揚振肅自任凡所舉正不避權貴

澤堂集
士論多歸美而不悅者亦衆乙丑春將行 世子冠
冊禮 上命極擇宮僚公由校理陞弼善銓法玉堂
五品官當銓郎薦以徑陞弼善爲屈而論者乃謂公
以戚屬得陞亟請鑄改 上不許公累辭乃就職禮
成例得賞資而只陞司僕寺正仍兼輔德遷應教司
憲府執義有賤孽以譏察上變錄勲封君滛暴橫閭
里公首論其罪竄之都中稱快後屢爲執義司諫議
政府舍人論議益峻凡昏朝偉臣債帥之黃緣復進
者舉皆論斥不已 上亦疑其已甚而或加責適職
自是仇怨益多異論者爭欲攻摘以爲名公亦不樂

言地屢就閑秩自成均典籍至司成皆其所踐歷也
丙寅以遠接使從事官儉延姜王兩使華人見其容
儀嘖嘖曰中朝翰林樣子也是秋中文臣重試第二
名始進階通政兼承文院副提調仍帶湖堂又以前
任編修官叅修光海日記特加修撰官一員以兼之
修史如故皆文翰重選也拜刑曹叅議遷承政院同
副承旨丁卯胡變承 命陪 慈殿先入江都賊退
後同列多陞秩而不及於公特遷吏曹叅議論者又
攻其特授近嫌公卽辭免屢爲承旨兵曹叅議叅知
禮曹叅議司諫院大司諫復拜吏曹叅議因爭注擬

非人忤長官 特旨罷免久之拜副提學以面斥臺官世累被劾辭適復為承旨乙亥進拜都承旨會追崇祔廟禮成準賞典進階嘉善拜刑曹叅判俄遷兵曹出為京圻觀察使巡歷西道州縣遇有異味嘉卉則輒使獻于同樞公因謁 光陵宿奉先寺期以翌日還京昏夜無恙及朝卒是八月二十二日也壽四十八 上震悼別賜棺槨斂具命本道護喪十一月某日葬于廣州某山先隴側穴直亥嗟乎吾人雖不戒於酒而公自健碩無疾顏貌尚韶豈料一朝奄忽如此哉公天稟英秀美姿容嫺於禮法出入百僚

間雖倉卒未嘗失儀記性無人博通古今經籍典故名物無不諳悉其為文章溫雅精密尤善古詩絕去浮詞累語粹然自成一家資性剛介疾惡如仇其視凡俗若將浼已平生非第一義不談非第一流不交常思保合士類格君匡世使上下一出於中正故尤不喜色目偏黨之論以此孤立無助數為浮議所困每舉戚里之嫌以把持之吁亦甚矣然公之出處大節官序遭逢昭灼人耳目而當世賢士大夫憐公之才志而惜公之早世者猶且不少後日必有能明其心迹者矣嗚呼悲哉公有二男一女男曰善興善弘

女婿進士金震標公詩文散逸不收又佚於兵火今尚有五六卷其能不朽公者亦將在於斯乎銘曰生人之秀王國之彥行自世篤名用文擅時乎可卷釣石滄浪道之將泰金馬玉堂志何多尼命何不長龍泉絕錫寶樹埋麤銘以報公惟以叙悲

先妣貞敬夫人尹氏墓誌

先妣尹氏系出湖南茂松縣遠祖良庇始登第歷掌令誼直提學登至安城知郡忠輔值 國朝開運除官不赴遜居驪江子孫世葬其鄉焉知郡生司諫院正言諱彌堅正言生寧遠郡守 贈右叅贊諱澂叅

贊生工曹判書恭胡公諱思翼判書生工曹叅判

贈左議政諱玉配坡平尹氏尚衣直長 贈左承旨

奉宗女嘉靖乙卯二月三日議政公方守南陽生先

妣于衙館年十八歸我先君萬曆癸丑先君棄世其

後用不肖植三受從功券秩二品恩例累 贈先君

至左贊成先妣從封至貞敬夫人崇禎庚午十月朝

士脩壽親禊先妣叅宴 上降中使親札褒羨有酒

樂白綿之錫丁丑七月十三日卒于堤川縣寓居壽

八十三十月歸葬砥平東境白鷗谷坐良之阜先君

兆次同塋異墳有一男二女男即不肖女婿進士具

仁至次縣監權勣植有三男三女冕夏紳夏端夏女
婿別坐鄭鈺進士安光郁進士趙倫鄭鈺有三男三
女男長洙碩餘幼安光郁四男趙倫三女并幼冕夏
今年始有一男先妣資性貞介潔修不好華麗宴樂
家世既鼎貴而姊兄爲 順懷世子嬪恩施外親甚
厚先妣謙畏未嘗以有無祈請生長榮腴不驕不矜
中罹世難阨困田里豐約視舊更異而愁苦不形色
辭婚喪祭祀竭力應奉逮從子養猶手執女工不懈
自治身後事纖細畢具少病羸弱多產早衰人皆慮
其不長而能自守方訣攝養服餌未嘗犯戒致傷精

明聰悟踰耄自若丙子之變避入山村賊逼近縣家
人恐觸寒凍不敢遷徙先妣強之曰汝等以我故不
能遠遁此大禍也冒雪就輶而出轉至湖西不日而
賊掠其處舉族獲全由妣指教也自是不復服藥持
戒曰久生無樂也是時朝廷以植徑歸省母將加重
律植卽待命都下累月曠側卒聞病劇往省之則已
殊矣臨終神識了了遺訓區處片辭不錯量其精力
不止於是而良由有子無狀不忠不孝恩義之間去
就失據生不能盡其養病不能預其治窮天極地含
恤茹慟尚何言哉投血掇辭與先君墓誌并藏以備

後患非所以爲文也

司憲府持平踈菴任君墓誌銘 并序

天啓癸亥十月某日踈菴任君卒于漢京寓舍貧無
斂具一破衾蓋體不盡於是朝之賢公卿下至衣布
胥徒咸來吊賻自襲訖葬儀文無闕惟墓道銘叙諸
公重之余亦讓不敢當今忽十七年君重表弟吉州
崔使君有海狀其行續以書來曰世亂亟矣此事不
可緩也嗟乎茂叔親友皆弱於財而富於文迺今圖
其後者顧完彼而闕此是果吾輩罪也然余頃年梓
行君遺集而並錄其言行梗槩焉則見者尚以爲多

闕遺今益老悒又何能揄揚百一以證諸後耶謹按
任氏本中國人麗末有以公主僮從來仕者肇籍于
豐川府遂爲著姓大族君曾王父諱說號竹崖官至
判漢城府尹有文學重名王父諱崇老父監役官諱
竒皆早終弗顯君生于萬曆丙子幼有異質甫毀亂
詞句已驚人未冠遭倭難父母繼歿君提挈孤幼東
西漂轉猶不廢學問辛丑試進士高等遊太學十年
所與交盡時彥而論議亢厲同類咸敬憚出其下前
後儒䟽多出其手然君專力古文詞不屑科式治經
不事帖括以此屢進而屈辛亥別試始對殿策時戚

如擅國人莫有言君所對幾萬言而責斥不諱考官
愆不欲取沈相喜壽惜之置諸丙科末光海主果大
駭責試官失舉命削君名三司交章爭不得大臣李
恒福等入對切諫始允之仍下令曰自今毋取如叔
英違程式文者蓋深謫之也初選爲承文院正字例
轉至博士壬子春始攝承政院注書掌鞫廳記注人
皆以爲主意已解爭勸就職君曰吾聞其獄情必誣
告也一日參席則後當得原從功券此不可爲也明
年誣獄繼起大臣方率百官請處置永昌大君君卽
稱脚痛終不廷參仍解職家居見時事日紊慷慨憤

歎言語頗洩姦黨積憾誣以謗訕劾黜于外君遜居
廣州之龍津上才名益振光海末財耗命贖銀赦疑
罪人皆應命君亦在應贖中親友欲與爲資君謝曰
安有納銀免罪之任叔英乎搢紳之東南行者皆造
其廬卽君意有不可輒避不見不悅者滋欲加害而
竟不敢逞今上初政首被薦爲藝文館檢閱兼史
職如例筵臣以君非罪久廢請陞六品旣得旨君
力辭還寢俄遷弘文館正字兼經筵典經轉博士
說經陞爲副修撰經筵檢討官知製教兼春秋
館記注官日侍經筵多所論建上嘉納之選湖堂

澤堂集
賜暇陞司憲府持平時設大科考官多踵昏朝弊習
外議紛然君入臺卽力論之竟罷其榜自是場屋再
肅賴君匡正效也君在府有所避嫌詣 闕而退一
夕奄歿 上聞之嗟悼曰某慙直人也豈惟其文哉
命例賻外加賜棺材思賢惜才朝野一辭君先業田
丁素饒君早羈孤反爲他有君不復經紀弊衣糲飯
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家奉宗祀嫁遣二妹而尺寸
不資於人當在槐院嘗無奉常寺直長例支騶直柴
炭亦不入門莅下嚴恕先正簿書染盛醴齊舊所屑
越者一切桔制寺中洗然改度其寓津上儋石屢空

人或餉遺雖小必審其辭受已未大饑所善方伯欲
資以營俸紙價米公以爲此類於防納謝而不受其
所友交雖不離於文藻必先視其人品有所拒受見
有非違卽責勉諄切不改則絕之以此同遊之士無
不激昂自飭其所切磋成材者亦多其惡不仁若將
免已擇善固執貞介如石推已待物不念舊惡一主
於忠信而無矜狠之色故人且久而敬之君聰悟絕
倫於書不再讀一過目久而不忘惟少時讀徐庾四
傑儷文五六遍卽終身熟誦不錯一字觀古今經傳
子史皆根據義理揣摩事情要歸於實用嘗謂今之

考

博於史者不以窮格為主是塗說也於學何益君雖不預世務間與相知者商確邊機敵勢懸斷得失成敗未嘗不中是皆稽考之力而非臆之也晚而好觀洛建諸書洞曉宗旨其於陸王說遁之說或未竟卷而便指其罅隙曰後必有某說已而果然方欲著說而闕之未就而歿其記性尤長於名目度數此古今所尤難者無論書籍所載纖悉無遺而諸所經歷公私簿錄人物名號隨卽識有凡字內山川道里遠近形勢得於輿志者不啻如親履嘗與華人楊扞牙界華人自以為不逮其文於六朝體最號工妙世比之

王駱統軍亭序文傳入中朝大為翰苑諸學士所歎贊謂我使臣曰千年絕調出於海外矣仍以四六類書致意寄來其他詩文體各不同而皆有擬議法守惟大篇排律演至六七百韻使事精博古未有也君先娶承旨李尚弘女有子女皆不育繼娶尹氏未廟見而寡以從子至為後方授室克家而天嗟乎天之弗福善人有是哉銘曰元精間鍾異人出兮下掃焚濁風以烈兮憐遊鳳舉忽焉歿兮玉樓仙班莫追兮嗚鑿佩瓊聲則垂兮堂堂英魄此焉宅兮百世以

外舅

贈領議政行玉果縣監沈公墓誌銘

并序

我外舅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祿功臣大臣輔國崇
 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青川
 府院君原任通訓大夫行玉果縣監南原鎮管兵馬
 節制都尉青松沈公萬曆己酉二月二十一日在通
 津薨并里庄舍卒年四十七初葬其里先隴之左麓
 後八年遷于其東五里許坐乾之原又後二十年植
 為諸孤狀其行請海昌尹相國為墓道文行顯刻之
 未遑而夫人具氏柩自嶺南歸祔植已誌初槨矣及
 是復為公掇其大畧序而銘之并前誌納諸窆誌茲

同墳焉謹按公諱恠字尚志沈氏自青城伯德符始
 大領議政諱温領議政諱澮三世為名宰輔內資寺
 判官諱浚議政府舍人諱順門二世皆遭難早卒而
 領議政忠惠公諱連源相 明宗朝為名臣首配祀
 廟庭公之曾大父也祖青陵府院君諱綱以 仁順
 王后父封有毗濟士林之功謚翼孝公考大司憲青
 陽君諱義謙仕 明宣間大為名論所推不幸絀於
 黨目而功施不竟配清州韓氏忠勳府經歷興緒之
 女嘉靖癸亥四月二十九日生公出後伯父 贈承
 政院左承旨原任温陽郡守諱仁謙妣全州李氏佐

澤堂集
郎拔之女公主四代宗祀雖少長紈綺而巖然夙成
從事翰墨中辛卯司馬旋值倭難而世道隨替公資
本簡亢不屑蔭格再除官不仕最後拜水運判官秩
滿遷司贍寺主簿俄出爲交河縣監未久辭適拜玉
果縣監會二亂俱爲縣南方公安焉在縣三年清慎
不撓莅事有方治化大行光海初暗行御史褒啓其
績命賜表裡一襲未幾方伯因他嫌劾適之吏民涕
泣遮道連日不得發佯從他道跪去民爲立碑頌德
至今追慕不衰公器量弘重不以笑貌假人篤於內
行事兄遇妹人无間言前後親喪攻苦處陋非豪貴

人所堪而終始不懈先產田丁甚鉅公自以出後不
間本家財而又以所後家財本非應有而不少經紀
或爲人占有而絕不與詰惟朴素任真而悠忽於事
物之外平生不造詣人門傳通書尺規之若無能而
鑑戒內朗裁斷無闕有常人所不及者石洲權汝章
誅之曰才合廟廊終縣邑威聯豪貴也清寒植常以
爲知言配綾城具氏封貞敬夫人自有誌有七男四
女男長光世登辛丑文科官終弘文館應教次挺世
仁川縣監次命世以靖 社元勲封青雲君官至叅
判公之封贈以其貴也次長世今官中樞府經歷次

安世次弼世早夭次熙世登己卯文科前任司諫院
正言女長適柳雋次適成汝容次爲植妻次適李承
亨應教有四男二女曰穩進士曰穩縣令曰穩佐郎
曰穩都事女婚承旨林壇次李緝側室男曰懋曰穩
曰穩仁川一男一女男樞都事女婚監察白弘一經
歷二女婚典籍李正英次未行安世繼後子摺正言
有二男三女樞爲青雲後次幼女婚進士申景次李
行逸次未行外孫五人斗卿柳雋出進士雲翰成汝
容出冕夏紳夏端夏植出也外孫女五李舳柳婚縣
監元振溟成婚別坐鄭鈺進士安光郁進士趙備植

婿也曾孫男十二若海若溟若湖穩子若河若濟若
沂穩子若洙若泗樞子餘幼玄孫男曾孫女外曾玄
孫七十餘人并不記銘曰鄧林之邇中折爲薪崑山
之英不採而埋惟其有種或萃而延轅毀故敝幹流
推遷雖人則然天實使然我銘公墓公寔我知壽公
之名將不在茲

吏曹叅判李公墓誌銘并序

植少安鄉僻學闕師資中歲始服事從叔父東岳先
生而叔父所友教唯李子方公最親且顯故余獲交
于子方公始此天啓癸亥春 皇朝議遣監軍經略

澤堂集
東事我國將待以待 詔使之禮而策應加重於是
廟堂特用叔父充接伴使是時館閣清班率借冒科
第以進耻無文名謂天使儻佐例選詞林覬公辟致
者頗競而叔父獨以子方公及不肖植上請吾二人
方懼處閑屏固不欲近指目而叔父強與俱第相約
公幹之外惟連榻讀書絕去芬華可無他虞故處幕
累月討論酬唱相得有深於前者矣屬 聖上反正
監軍竟不至叔父與植及公聯翩入朝亦稱一時彙
征矣十數年來世道變更朋游離合不常惟公遇我
如初行迹畧同每以去就語默之節期相勉屬於晚

途則公遽先我逝矣白首偃真誰與爲質今其子弟
託以誌文植誠不忍亦終不敢辭者庶幾幽明無間
恃公之知非諛也按子方公諱景義號晚沙李氏其
先本中國人中郎將茂從蘇定方東來肇籍延安遂
爲東韓大族衛將軍漬尚書係水站判官末丁其後
也判官生諱叔琦敵愾佐理功臣戶曹判書延城君
於公爲高祖考曾祖考諱世範弘文修撰 贈左贊
成祖考諱國柱伊川縣監 贈左議政二代之贈用
公叔父五峯公勲典也考諱尚閔昌城府使以公貴
贈吏曹參判妣宗姓李氏址青判官鶴壽女生公子

萬曆庚寅五月十五日幼而聰悟七歲能屬句語驚人十六丁外艱服禮致哀非喪不言既闋服益力學恢詞業五峯公愛而教之每稱誦其詩曰異日吾家得吾衣鉢者此子也連魁解額文名大振中丙辰進士戊午中別舉初試時廢論大起凡名在試榜者皆驅之上疏公初以不從被停削既解而猶不赴省奉母夫人歸陰城鄉里躬勤稼漁以致甘旨然貧甚強為親故復應舉登庭試壯元時科場久為沽肆而公獨以文取售凶徒惡之例授成均典籍間承命點海島接伴漢官及為賓使從事猶未遷叙遭值新政始

點下疑有馬字

除工曹轉刑曹佐郎旋除禮曹佐郎以試官失察罷免甲子一行幸叙復兵曹佐郎歷拜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獻納或適為直講兵曹正郎選湖堂賜暇選差關東號牌軍籍御史會丁卯西變罷還賊退以御史巡檢關西安集板蕩兵民獲蘇大臣器其能尋拜侍講院文學戊辰丁內艱服闋拜弘文修撰辭病不赴應 旨上萬言疏復為司書修撰校理以暗行御史承 命巡歷嶺南刺舉嚴正公論稱愜復為獻納司藝辛未夏以校理叅堂劄論 追崇不合古禮有鞫竄之 命三司爭論得釋久滯西班間承 命

督餉湖西檢災傷嶺南久之拜通禮院相禮軍器寺
正侍講院輔德薦拜議政府舍人弼善掌令司成應
教執義司諫爲體察使從事巡按湖南甲戌復爲校
理又因 祔廟議不合陳疏乞罷出爲洪州牧使興
滯補弊實惠均被屬有量田大役檢覈不煩而公私
兩便爲道內第一遭丙子之變調兵糧鎮奔潰晝夜
焦竭以不得扈從每日登城北望哭泣吏卒皆感動
在官四年三以政取受褒 賜廟堂薦可合儒將戊
寅夏 上親視銓注會戶曹參議闕 上曰久不見
李某矣遂進階特授尋兼承文院備邊司副提調逾

年遷拜大司諫承政院承旨吏曹參議己卯特陞吏
曹參判兼帶如故久管機密慨念時艱惟欲盡悴報
效素患夙疾形于顏貌而未嘗告休暇人皆憫之庚
辰春卒患眩瘖始遶吏曹疾少瘳兼同知成均又兼
惠民提調銓意欲便其醫藥也夏大旱應 旨上疏
指陳剴切 上優容之冬聞灣報索取議臣刷括歸
正人悲憤不自定每對客流涕一夕仆地仍不起是
歲十二月六日也得年五十一訃聞 上吊賻致祭
助葬如禮公資質厚重識趣通朗持志撿身壹以忠
信爲主居常和順與物無競至於當事辨物黑白必

署
著

澤堂集
明嫉惡如仇趨義如渴確然有不可棄之節光海之
季權姦內惧陽慕清流以保合爲名而實欲混迹移
罪士夫間多中怵誘者公先幾絕嫌避歸郊外及遭
際通顯又不與當路比昵雖在清班而多爲銓柄所
左後來朝署一變臺論重發人或望公主張展布而
公不肯曰向者朝廷待我非不足我自不能盡職今
何敢有言其中立不倚如此公初以文鳴於世既登
館閣辭令詩律爲儕友所推公益不自喜及當官著
績奉使稱旨公廉勤恪不擇夷險誠節有過人者
由是輿論歸重艱難之際倚以爲將相之需而公不

幸早世朝野咸嘆惜焉居家孝友敦睦周恤孤寡訓
誨子弟恩義兼至交遊之間嘉善糾過表裡洞然內
自閨閫外至鄉黨人無間言公先娶平康蔡氏後娶
安東權氏陽村之後忠義衛誠之女生一女適士人
李象謙早寡公先育伯兄郡守景賢子大賚立嗣授
室有三女皆幼墓在揚州豐壤某村坐坎之原葬用
辛巳三月六日銘曰文不以華武非尚強惟德之茂
寔材之良坎止流行惟志之求顛而不扶我心之憂
蹇蹇匪躬懃懃自靖不昧者誠所蹈者正胡不壽考
俾長台鼎烈烈斯阜英魄所宅百世在後視茲幽刻

宋處士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并序

恩津宋氏自高麗判事大原始著後三世有司憲執
端明誼娶于懷德黃氏遂居其鄉雖世仕漢京甲第
鼎食而子孫或隱或退必之懷德治田園亭舍叙合
親族以安虞而清名碩德之士往往見紀載世號爲
宋村盛矣哉古所罕有也將仕郎宋君諱樺壽字榮
老卽宋村隱德君子也五代祖愉號雙清堂以遺佚
稱於世高祖諱繼祀司憲府持平曾祖諱遙年軍資
監正祖諱汝霖楊根郡守考諱世勛安岳郡守 贈
戶曹叅議妣延日鄭氏進士鸞年之女嘉靖丙午生

公七歲丁母憂後十年丁父憂與諸兄廬墓盡禮娶
星州李氏忠義衛英煥女判書沈公光彥其外曾祖
也公之族兄猗壽判吏曹二公共勸公就吏部選欲
叩調用公不應辭歸田舍公博綜天官書萬曆辛卯
間預候乾文知國將有變遂自京大歸于懷德期年
而倭寇至闔門以預避獲全自是益絕意城市結茅
澗谷名軒以聽竹嘯咏其間嘗題詩壁間有句云富
貴有爭難下手林泉無禁可安身其雅意如此萬曆
乙巳三月二十八日考終壽六十葬公州沙寒里先
塋側坐辛之原公資性溫雅恭儉律身事諸兄以和

敬教子弟以仁恕居家視財產若浼焉外姑沈氏甚
愛公妻常從公居止公嫌其有財使其分給其子然
後容與同爨沈氏感其義一如公言妻弟通判全州
公爲省沈氏常往來府中鄭汝立方居州城東搢紳
章甫經行者皆造謁爲禮公獨不肯曰吾聞其家行
甚悖其虛名安足取乎當是時汝立處家居鄉現有
醜戾狀交遊間莫不致疑而畏其有道學重名不敢
遽決絕卒絀於禍敗者有之如公之炳識果斷豈易
得哉公與人交必以誠信其在鄉恂恂自將人皆悅
服鄉有疑事必就公問決聞其卒無貴賤老少皆赴

哭會葬如送達官貴人喪云李孺人亦有婦德能承
公意生于嘉靖庚戌卒以萬曆己卯年董三十初葬
揚州地公卒而始得遷祔有二男一女男長希得次
希命女壻李靜藝文奉教孫男五曰國準丁卯文科
今端川郡守次國鎮孫女壻七趙光弼李希立南壽
一長公出也曰國綱次國澤甲子文科前光州牧使
次國鼎壻金國翰成楚傑李涵一女未行次公出也
李靜有三男曰仁吉次義吉叅奉次禮吉公有側室
男曰希說女壻朴成立餘不盡載銘曰猗嗟茂族爲
國光儀有奧其鄉肥遯之宜公惟秉操衆趨已違燭

幾遠害令德無虧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親親賢賢子孫之思我銘玄宅式揭清規

月沙李相國墓誌銘 并序

崇禎八年乙亥正月判中樞府事原任議政府左議政月沙李相公寢疾于漢京城東里第 上遣內醫不離診視 王世子續遣官候問越四月戊申公卒 上震悼輟朝素膳三日 王世子為舉哀素膳七日 兩宮皆再遣近臣吊慰錫贈越五月某甲王世子親臨哭吊臨卞 兩宮遣官致祭如儀越六月某日某甲葬于龍仁縣某山之先壠是日 命下

作官一臣

贈謚文忠卽墓幄祭告崇終之典備矣越二年丁丑正月某甲配貞敬夫人權氏卒于喬桐旅次諸孤以公初墳地有後虞改卜于加平郡某山坐某之原某年月日某甲并遷公柩同窆以葬清陰公已撰墓銘而谿谷張相有狀諸孤復以隧道誌文屬諸不佞植而其所取之不專為文詞則義固不敢辭也謹按公諱廷龜字聖徵月沙其號也李氏自唐中郎將茂從蘇定方東來留仕新羅肇籍延安後分為三宗世擅名位在我朝有諱石亨號樗軒勲封府院君謚文康公於公為高祖曾祖諱渾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判

書祖諱順長不仕以耆老恩爵秩嘉善 贈領議政
考諱啓早有文名不利公車官終三登縣令 贈領
議政妣光州金氏縣監彪之女嘉靖甲子十月初八
日丁丑生公子青坡里將產有虎伏戶外家人驚避
訖誕忽不見公生而俊偉初學語并曉文字六七歲
作詩句甚警竒自獻同閑與遊嘗贈以錦帶不受長
者詰其由荅云竒帶何可受也蓋已矚其爲人矣十
歲學通經傳子史一再過目輒不忘尤好昌黎詩文
次南山詩擬原道文傳於朝中稱以神童甲戌丁金
夫人憂執感如成人柴毀僅甦而猶不廢學學益進

十四魁陞補試中乙酉進士庚寅文科權知承文院
正字薦入翰林時議方挾摘士類洪汝諄等謂公曾
在泮撰請留成牛溪疏指爲黨人論劾削薦壬辰變
作公攝事變注書 上引見備局諸臣論議紛沓公
紀載如流一字不錯 宣廟始器異之會外舅權判
書暴卒無子公獨莅喪倉卒出贊而翌日 大駕西
出公不及扈從奉三登公追赴 行在過成川謁
王世子被留爲侍講院說書癸巳春從迎 大駕于
遼州復薦爲藝文館檢閱兼史職如例 宣廟特命
還除春坊重輔導也經畧宋應昌請與我國儒臣講

澤堂集
學公與黃文敏公應選就幕宋主陸學而以大學講
義公推演朱子說著數十篇宋大加稱賞曰各尊所
聞無傷也將歸與御史周維翰特請兩公設宴慰勉
而去陞拜司書歷遷兵曹佐郎成均典籍轉吏曹佐
郎司天使之來遠接使再辟從事朝廷以公主管槐
院文書且解華語當供奉 御前特請留之未幾三
登公卒于官公奔省不及返葬守墓哀苦成疾服闋
忌公者復當路左授禮曹正郎塞其清望累遷兵工
曹正郎直講等官皆以疾不就丁酉始拜兵曹之
命兼承文校理漢學教授經理楊鎬到平壤招戶兵

長官且問戎備形止大臣持差公齋咨專對中道接
應偕來旋被辟為都督接伴從事行至湖南槐院復
請召還自是專任撰述陞拜司藝兼弼善一日梁按
察粹詣 闕譯官不及偕公自直舍入侍應對甚辯
按察大喜 上曰不謂李某多材如此 命超陞掌
樂院正轉司憲府執義擢拜同副承旨遷兵曹叅知
兼承文院副提調時天兵大舉將幕填城公方幹曹
務不時侍譯而衙門往復咨揭皆倚馬立草 上輒
稱善賞賜錦段或 命別寫一本入內大臣請兼備
邊司副提調預知 廟議公雖不容於時議特以才

譖自奮際遇 君上一時材臣無出其右或數日病告 上卽問某安在眷注隆重媚忌之徒亦不能基間俄有丁應泰誣奏 宣廟席藁待罪舉國震怖將遣使辨理先 命詞臣各撰奏文 上擇用公製公據丁奏逐節剖析惟宗號一款首實不諱大畧云自前代有此謬例臣子沿襲不改以此受罪死無所辭柳相成龍見之曰此語有若招服恐或不測公曰此事已露不可重爲欺罔柳相不以爲然廷議久不決上手教曰君臣猶父子也安有可諱以此受罪予所甘心衆議乃定陳奏上使李相恒福欲更擇副使

上復教曰今之善爲辭令莫如李某觀其奏文寫出肝肺醞藉典重爲人亦有計算可陞秩爲副但其人多病萬里之行可悶也卽擢工曹叅判公辭以驟陞不許明年至燕上奏徧詣各衙門具文呈辨凡三十九通皆公筆也 帝下廷臣雜議諸臣讀奏嘖嘖稱讚至宗號事禮官問果有此耶對曰誠有之不敢諱也禮官曰爾國不諱此事定知他語無所欺也由是廷議無異辭覆題伸理有該國奏本明白洞快令人涕下等語 天子直之應泰遂以罪去禮部移咨慰諭復命進階嘉義 賜奴婢田結由此聲名益振北

邊野人數盜邊朝議將舉兵討定公方無備局有司
堂上上劄論其非計 宣廟褒荅曰料敵勝負如指
諸掌模寫時勢極言人所惡聞此又人所難能也兵
竟不出轉戶曹叅判 特旨兼藝文提學庚子同知
義禁尋擢陞戶曹判書懇辭得逆會 懿仁王后薨
大臣特啓仍授兼提調殯葬都監時大兵纔罷國容
草創官府無宿帑而殯斂百具皆責度支公隨時辦
應如宿儲然市民亦便之無知 經筵轉禮曹判書
大行上陵翌日當葬夜靈幄殿火奉移 梓宮大衆
譟而聚天黑人亂公令曰諸執役人各執其物以避

火胥吾後令衆乃肅詰朝點按一無虧欠卽請設奠
慰安用初卜時下玄宮如儀公又言火變不幸而儀
物幸完請六卿三司審視而後封隧衆從之卒事無
後言大臣以下咸服其處變神速兼右賓客校正廳
堂上尋擢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
事詔使顧崔之來公爲遠接使轉左叅贊辭朝日
上引見慰勉親脫所御貂帽賜之公卽 榻前跪受
御汗猶濕至灣上等候逾歲鄭仁弘誣論成牛溪仍
網打措紳公不自安乞解而歸累辭清要文衡 經
筵賓客諸兼職以次逆免未幾復兼賓客都總管又

澤堂集
拜禮判獻議更定 孝敬殿祭禮改鄭圃隱祭文不稱名皆從之又請立魯山燕山後議格不行適授西樞甲辰正月因天變上劄萬餘言俄以 世子策封奏請使朝燕既還柄臣忌公尚在朝被遇捃拾行中微事按劾請罷 上不許遂求外補乙巳出巡察京圻時設纂集廳聽議以公不可不預請破例同叅許之其治圻也勵風教修祀典改建崇義殿請以王氏後立監主祀築水原竹山二城儲峙糧械以備不虞扶滿西授兼春秋義禁會有泮宮匿名書獄冤陷者衆公面對力救滯囚盡釋又劄論倭國詐款縛送犯

陵賊二口此不可信又不宜告 廟陳賀由是柄臣大憾公卽辭免兼職丁未冬復兼春秋拜戶判明年宣廟上賓辦應踰前喪一事無關移拜兵判光海主方以京哨軍自衛宮城士卒怨苦公卽請撤罷其他軍政便宜變通者至今遵行不廢復兼 經筵成均宣惠廳提調內醫提調熊天使之來公爲館伴熊使敬重公言必稱先生評其詩云字字唐人魄臨別出涕請序皇華集以爲寶玩劉璫以策勅繼至而貪賕無已 廟堂議括民傾庾以質白金公已揣其所需限量曰無以爲也度支自當辦已而果然公前後館

待全務減省賦役郎吏疑其太過而卒無乏其料量
精審人所不及俄復兼大提學辭適兵曹復為禮判
啓請旌表節義以示新政勸迪請修魯山及其夫人
墓別建祠降香請抄出各朝實錄中五禮沿革節目
為一書以備叅攷庚戌 宣廟躋祔請依故事加上
懿仁徽號又以四學未備請重建南東二學主皆從
之惟 祔禮後歌謠盛舉公以為此雖故事事屬靡
文請勿行主不悅只停結綵俄有追崇金嬪之命公
獻議請只加妃號別廟以祀主必欲加后稱公前後
入啓爭之不聽辭職又不許然頗採公議降殺祭儀

一本賢
下有行

自 先朝館學生請祀五賢文廟久未允是秋公入
侍贊决盛典克舉士論多之進階崇政拜吏曹判書
鄭仁弘疏詆晦陶兩賢大學生削仁弘姓名青衿錄
中以示不齒主聞之大怒命錮倡議儒生公詣闕陳
啓事得稍解公雖以宿望見用國論已乖郎僚皆匪
人每注擬多抵牾力辭得適復為禮判請建崇仁殿
于平壤以祀箕子以後裔鮮于氏立監主祀從之術
士李懿信請建都交河事下禮曹公駁議甚峻主大
怒批旨加責然事竟不行癸丑大獄起公亦被誣逮
問特批卽釋既出上疏自劾主優答不聽獄成命公

製進告 廟文文中指永昌為雅弟以咀呪為亂招
主皆命改之延興之死公請于大臣告 大妃服喪
如禮仍與內醫進慰問安是時獄禍滔天人莫敢一
詞低昂公爾蒙特宥不憚周旋扶護 慈殿甚切李
爾瞻等果大怒論劾請罷始適禮判文衡諸兼職久
之復為戶判辭不許啓請節省浮費停土木工役主
不省旋復辭逆差冠服奏請使赴燕竣事復命進階
輔國判中樞府引疾不出是時長秋錮門百官猶肅
拜于外丁巳公始拜西樞之命與鄭公暉偕詣西宮
見土填禁扁草沒輦道相視涕泣時以久旱閉南門

以襪之公曰不用閉開門但開閉門則天乃雨爾瞻
聞之大怒欲上聞究治賴賓客居間得解自是兇議
日熾公知禍作不久以死自誓往見鰲相於東郊與
之訣別冬大論遂發爾瞻等喉無賴子投䟽扇動主
下廷臣議公稱病不赴主又命在家獻議公草議將
上而兇䟽已上劾公不赴堂獻議請先竄誅公引罪
待命議不果上於是大臣劫百僚請廢 大妃逾月
乃許而公終始不與兩司論以遠竄主以廢論有未
盡且停決遣公等數人公待罪江上逾年而西事作
皇朝疑我通虜將遣使監臨 廟堂議遣陳奏使伸

下而難其人持起公為上使復判中樞公辭不許庚
申到燕事竣 皇勅特降會 神宗皇帝崩公呈文
禮部乞參臨 闕庭工部分給衰服制不中度並請
改造閣部官皆稱其知禮左諭德汪輝聞公名請見
詩文公重其意以朝天紀行詩一卷示之汪公大激
賞自為序文付肆印行及還爾瞻執此為咎臺諫並
舉不參廷請之罪誣以播國陰事啓請拿鞫主以峻
辭却之俄拜工曹判書朴承宗欲藉公重名以軋爾
瞻文柄薦公兼藝文提學勾管文書爾瞻益怒臺劾
復發至請安置絕島主留啓不下者久之會梁監軍

一本為
下字

來備局欲以公接伴而以方被論難之主特批旨切
責兩司其論遂停即以充使屢辭不許監軍待以殊
禮既西歸復聞孫閣老來仍充接伴孫竟不至乃還
朝癸亥 反正大將以 上意招公公初不應聞報
審悉然後入 闕承命奏請 大妃正御策 上即
位時公卿竄伏舊臣在外朝儀國憲皆取公指搗方
成朝廷焉拜禮判知 經筵禁府議崇奉 章陵典
禮公獻議大畧云 當宁以孫繼祖考位闕焉宗統
固不可紊人倫亦不可闕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
而不加孝字立支子以主其祀祀典封號一依德興

禁上恐
落判字

故事則重宗統報本生之道斯為兩盡此公主意定
論也大臣皆以公議為得中故 上從之元子就學
公為輔養官 大妃下教數光海罪惡欲奏天朝誅
之公與相臣請對陳其不可乃止光海夫人卒請葬
以王子夫人禮公自莅喪成禮朝廷宜之甲子李适
叛臨津失守 上將南狩公力爭請固守京城而諸
大將不從 駕次水原公請下教八道以曉逆順公
雖不預兵事顛沛之際詞氣不懾論議偉然行中咸
屬望倚賴乙丑兼左賓客 世子行冠禮公為之贊
陞拜左贊成兼 世子貳師王胡兩璫以策命至公

又為館伴事訖兼號牌廳堂上 仁獻之喪復兼禮
判每於隆殺之節斤斤致謹數被 責旨惶恐辭免
上不許姜王兩 詔使來又為館伴兩使稔公名歡
然相接復以贊成兼禮判丁卯虜變卒急公代張公
晚兼兵判辭又不許數日西路大潰 駕幸江都虜
使劉海來議和公與金公蓋國張公維館待往復首
以大義斥其絕天朝之說又不許與 上莅盟所求
犒幣甚巨亦牢拒不聽只許若干土物虜皆曲從退
去其後海歸順中朝極言我國臨亂守義狀而稱公
才德焉虜兵既撤公建議以為前者各道哨軍守令

領之臨亂團結將不知兵潰散之患職由於此請置
營將專管習操聞變即發從之自此東伍頗整頓有
緒戊辰七月擢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
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壬申進拜左議政加
世子傳 仁穆之喪爲摠護使因勞成疾至冬加劇
章二十上乃適判中樞公之入相國已掣抗雖日不
暇給而訐謨陳戒必以敦化正俗崇儒育材爲主持
大體務實效不事細察惟大議論大處置確然持正
不撓嘗諫 上以輕視臣下好作聰明啓沃剴切
上虛懷開納嘗請優禮儒賢金長生張顯光等追贈

成渾職以示矜式 上皆納之近臣羅萬甲等以黨
比被譴公再三論救得末減其罪 追崇祔廟之議
繼起歷年未定公輒以初議反覆論正臺閣諸臣前
後以爭論得罪者甚衆公皆極言伸救疏辭懇惻詳
盡 上雖未即允亦不以忤諸人後皆復用不廢已
已夏倭使玄昉到境上請上京白事朝廷拒之無辭
許之恐後爲例公請以特召爲名只致昉等于京邸
餘衆留館釜山如故昉不敢加請後亦無他甲戌進
文康公所著大學衍義輯略因刺書中所論崇敬畏
戒逸欲嚴內治察民情四條以陳戒焉 上嘉納優

獎賜以毛褥公病在西樞三年孜孜獻替不以病劣而少弛上亦眷念不衰朝野咸冀其再入而竟不起春秋七十二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無不出涕嗟悼數日間來吊者數千人公氣宇弘遠風度英爽平生處心行事光明正大無纖毫矜飾而一主於忠信故其發爲文章施爲政事者人皆仰之如視其人篤于內行孝友因心慎終追遠情禮俱至壬辰西赴爲賊所阻三登公累日飢困公冒危出山泣涕求食忽遇一老人盡以所持簞食畀之曰歸作數日供可也仍不顧而去有姊在高陽初不知存歿公間道尋踪遇

賊格射同行皆死而公獨跳脫銳丸三及身而不中竟省姊而還人以爲神明所相每當祭祀雖老不廢澡浴先世墳塋雖遠必修定祭式率宗人行之文康世嫡貧不具禮公卽其舊基建祠以與之敦恤親戚周給惇寡如恐不及雖窮鄉踈族恃爲依庇居官莅下專務掩覆小過而姦僞無所容讞獄常欲平反而未嘗戾於法意蓋其準則素定也雖好禮尚文而志本簡儉居家不問有無自少不營庄宅世子臨喪還謂講官曰位卿相四十年居第湫陋廉儉足尚也公之入官當國家屯難之始歷事三朝四十六年之

間世益多故而公不避艱險鞠躬盡悴功勞茂著名節昭彰雖觸讒履危瀕於死地而國有大事朝議必起公以應之公亦坦懷委順不激不隨故卒免於竒禍公嘗曰吾於家事甚踈濶至當國事雖微必察夜卧料理森然在目其憂國愛君之誠老而彌篤其於國政得失欣戚動于色辭不啻自其口出焉抑公之德渾材美文武惟所用而其受委當事偏於使擯辭令九長春官再主文柄王言國書大製作皆出公手其解紛釋難功固大矣如使盡展所蘊經濟一世其尊主庇民之效寧獨止於是耶公之學本於經書尤

博於禮文典故其爲文理勝辭達如雲行水逝不假繩削而燦然成章非但國內膾炙中朝士大夫亦傳誦廣布月沙之號海內皆聞盛矣哉所著詩文二十五編講義日錄等書數十卷餘皆散佚不收權夫人卽判書公諱克智出生隆慶己巳三月十三歸于公與公偕老壽六十九有二男二女男明漢大司憲昭漢兵曹叅知女適叅判洪震次適舉人鄭玄源大憲四男一女男長一相前弘文校理次嘉相登文科未唱名而遇害次萬相端相女幼叅知有四男女男長殷相次弘相進士次有相翊相女并幼洪叅判有五

男長柱元永安尉尚貞明公主次柱後進士次柱臣
柱韓柱國女婿舉人李俊者進士李時術舉人李恒
鎮鄭玄源有三男幼夫人自幼貞順勤敏不煩姆教
而女德夙就組紉之暇兼通女訓內則等書即終身
服膺公安於清約而夫人力貧持家仰事俯育供祭
祀餉賓客一徇公意外歡翕未嘗告罄公出八顯
要而相防截然于請不敢入門夫人實有助焉公晚
而多病夫人躬侍湯劑晨夕扶掖不以妾婢使蓋至
性素習然也嘗於壬辰避亂山谷誤聞賊逼自墮於
千仞絕壁幸衣掛側生樛枝得救出焉江都之陷不

及航海天幸得全聞叅知夫人及嘉相殉節哭且自
解曰死無所愧何恨焉噫夫人之德宜配君子而公
之身教先施於家宜夫並美匹休餘慶未艾也銘曰
粵我 宣祖運邁覆隍羣材並鶩大業重光猗歟文
忠倬彼周行玉非求售雖自脫穎始躡華塗獨膺辭
命敷奏 帝庭快釋邦誣迺命秩宗亦叅 廟謨乃
典文盟式刑多士四十年間或儻或使不惟其文既
材且智惟忠與信焉往不得度支司馬率當艱棘人
皆恟恟我無盤錯暨丁昏虐克樹倫彛兇彊所仇善
良所毗有擠坑穽或置床褥晚遭昌期終陟白軸孜

恟恟
恟恟
恟恟

澤堂集
攷讜議眷眷維匡天之方蹶事有難平不賴君子孰
扶厥傾宏撫未展暮途斯促喬峯寶岳巨艋辭瀆不
泯者迹可久者名斯言非諛敢告幽冥

右副承旨梅湖曹公墓誌銘 并序

士大夫詩案之禍自古紀之矣然猶義當默容而詞
或磯激則失其中正而無足法者以余觀之曩在昏
朝梅湖曹公慶運之作真得性情之正增網常之重
斯變雅之流也而當時之人理晦塞其及也固宜既
正倫錯枉甄叙人物而名論猶不之重卒使斯人也
留滯以歿是非命耶不佞曾叨史職備載其事復撰

定遺稿圖爲公不朽計頗悉茲非有私于公實爲世
道慨焉耳矣今遇子弟二斯文求誌其墓隧噫誦其
詩不知其人不可也植雖不才其忍辭諸按公諱友
仁字汝益曹氏本昌寧著姓上祖某事麗祖尚公主
其後有八葉紹蟬之盛曾祖諱繼衡右副承旨祖諱
彥弘 贈戶曹叅議考諱夢臣 贈吏曹判書妣平
山申氏公以嘉靖辛酉某月日生于醴泉郡蘆浦里
踰旬而慈氏卒育于外王母纔學語便曉文字四歲
能賦詩屬對有雲囚碧山首烟割暮江腰之句衆稱
爲神童及壯博學無方科業之外慕古文詞兩進兼

澤堂集
工聲名藉甚然舉於鄉至公車數屈萬曆戊子始中
進士薦補濟用監叅奉未久罷歸庚子冬應 旨上
萬言疏指陳剴切疏久留中既下惟請立遜位二君
後一條 命收議施行而事竟寢乙巳庭試始擢第
選入承文院例陞至博士成均館典籍歷遷司憲府
監察平安道都事刑曹正郎銀溪察訪栖屑内外若
不堪其苦而公未嘗自貶傲然也丙辰冬復出判官
鏡城中時忌也久之因事罷歸用改築鏡城之勞賞
階通政辛酉之迎 詔使以製述官被徵始拜加階
之命時長秋錮門猶設分政院名爲宿衛而實監禁

也公留京數月偶攝官入直見故宮荒寂幽閉作感
懷一章有蕭條物色陟降英靈等語又有題壁絕句
並詞婉意諷聽者可感而同直白大珩辛義立等本
李爾瞻徒隸欲希功媒進竊見以訐之於是兩司交
章誣以護送不道光海震怒親鞫于庭公供曰臣昔
忝執事行殿仰瞻 先王玉色有素今觀舊宮遺跡
自生悲感率爲此作非有他意及受刑訊辭氣益厲
連呼念 先王三語是時羣臣侍殿上者皆垂首慘
色光海亦稍霽威仍滯獄三年遭 反正得釋卽拜
僉知中樞府事俄拜同副承旨轉右副未幾而適歸

鄉墅公老入宰控酷經劾穿衰疾轉劇越三年乙丑五月三日卒壽六十五公資性剛介而意氣高邁好惡太明而不設畦畛臧否甚下而不主偏黨用是親愛者寡捃拾者多鄭仁弘勢傾朝野而公每斥之以大姦嘗作大開川說以譏貶其黨又與知舊書論南真講解淺深欲其彙整遺書坐是坎軻卒蹈禍機新政之始特紆 聖眷賜予書籍擢置近侍人知其漸於顯用則公又拙於進取一退而不復召公平生不省產業微事後家食益窶妻子不免饑寒而了不介意惟好賞泉石少時徧遊域內名山水晚卜商山作

梅湖精舍仍以自號草衣芒屨混迹漁釣以爲樂其爲學本於經訓徧讀洛建諸書間與知友剖析名理論說到底雖積工研幾者無以過之其爲文章矢口抒思而自中模楷筆法真草衆體咸備得者寶之旁及繪事足稱三絕其他樂律雜技舉能一超三昧蓋其聰明之溢而散爲風調才藝者如此初非留意務博而爲也惟於詩用工稍專清俊典雅往往逼唐雖以此得名亦以此沾禍嗚呼天之昇公以多能果何意耶公先娶永川李氏監司仲樑孫女無子後娶真城李氏佐郎閔道女生一男三女男挺融辛未文科

女壻全羅都事郭弘址次鄭行源金聲直側室有五
男四女男挺方武科次挺閏挺衍挺邑挺砥女壻金
績緒鄭道徵其二爲金時吉金善忠妾公之弟希仁
亦文科今陝川郡守皆落拓弗偶其風素尚類也銘
曰余見弇山氏書有云文人內恃故出入弗矜外忌
故攻摘加苦若梅湖公之三世不遇非以是故耶金
門歲星蜀道長庚哀郢非訕拜鶴惟誠一時垢蟻千
古丹青彼促訾伊優磨滅而無稱者又奚足程哉

昭顯世子墓誌

上之十五年有南漢之厄 王世子入質于清國越

九年乙酉二月始獲返國越四月戊寅 王世子有
疾遽劇卒于昌慶宮之歡慶殿 上在遼豫中親莅
喪制嗚呼天運之戾一至於斯 上下之慟寧有旣
乎擇卜越六月十五日丙寅梓室發引十九日庚午
葬于 孝陵右洞坐乙向辛之原 命臣植爲之誌
臣謹按 世子諱某萬曆壬子正月四日己亥誕生
于會賢坊之潛宮幼而岐嶷穎異 上之登寶位也
首選耆儒五臣教訓備至乙丑正月禮加元服策命
爲 王世子丁卯之變 車駕將幸江都先 命世
子分朝鎮撫南服大臣李元翼申欽等輔之行駐全

澤堂集
州開撫軍司月餘兵罷入覲江都扈從還京是年十月行入學禮十二月聘參議姜碩期女封嬪親迎如禮甲戌六月 皇朝因奏請頒降策封誥命并賜冕服綵段太監盧維寧來宣 世子迎送享禮如儀乙亥冬 仁烈王后昇遐乘禮宅憂猝值丙子之變從幸山城丁丑西行入瀋明年請歸國行大祥祭而不得庚辰春始得請歸覲甲申春復歸覲皆不得久留是秋轉入燕京清國已定河北即促 世子輟還嬪御及諸公卿質子大歸 上告廟頒赦國人相慶世子久留異域數從軍旅東獵朔荒西穿燕塞跋履

山川備經危險雖神氣自若而內受勞傷還宮以後連有寒熱之感醫方錯誤竟至不祿嗚呼痛哉 世子壽三十四嬪宮舉三男四女元孫某方就傅受學餘並幼 世子資性孝友識度英毅冲年撫軍已自令旨指揮一從 大朝命戒節損供御嚴飭陪從專務省弊裕民申令州縣毋失東作路見藁草覆澤令曰此以飼馬軍興之時切勿屑用又厨禁牛肉酥酪亦不許供戒以勿殺耕牛從臣請乘駕轎不許中途復請則曰今明日乃 大駕去邠日也安敢坐乘終不許兩道帥臣分三邑兵數千以備護衛 世子曰

澤堂集
吾避敵南下安用軍衆可速入援京師及次全州西
報又急大臣議轉向嶺海 世子又不肯湖南幾撓
而復定旋駕之日南民父老男女沿途頌祝至今稱
之 上之初駐山城羣臣請亟出如丁卯故事 世
子哭泣不欲違難遠離既而清將脅我以 世子爲
質城中盡駭三司力爭以爲決不可從 上亦不忍
也 世子卽自請曰苟安社稷而保 君父則臣何
憚行及被拘而西也大君偕行同館以處怡愉日篤
諸從者一無間言寧錦之役見迫從軍而 世子會
有微疾從臣圖代以大君及當再行 世子憫大君

獨勞諉以他故而堅請自行適以軍門之令止之而
止時和好初定事釁多端殊方重譯讒巧百端 世
子處於兩間不懼不忤蹈難如夷接應彌縫舉無失
辭諸王羣帥久益歡洽終不敢加以無禮 世子坦
懷待物絕去邊幅待遇宮臣一以和厚諸有疾病困
厄者必周恤拯濟盡力乃已文學鄭雷卿在館挑禍
不測 世子冒危伸救卒不得則握手泣訣哀動左
右襲斂諸具皆自內備聞者莫不感聳常時尊敬師
傳聞其逝歿必舉哀臨吊雖已去職特念舊恩斷以
已意而行之此前所未有之舉也 上用廷臣議取

明德有勞行見中外之義 贈謚曰昭顯吁其至矣
臣謹就耳目所聆睹而志其大者如右其他如春坊
所記禮儀之節辭令之文書筵講問行館舉措非係
德行之本者不能盡著謹誌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六

